V
B927
T83

10

1) DCLP00-B11786

ID:DCLP00-B11786 RTYP:c ST:p FRN: MS: EL:5 AD:09-11-00
CC:9554 BLT:am DCF:a CSC: MOD: SNR: ATC: UD:09-12-00
CP:cc L:chi INT: GPC: BIO:c FIC:0 CON: TOC:
PC:s PD:1609/ REP: CPI:0 FSI:0 ILC: II:0

010 00694871
040 DLC-R‡cDLC-R
043 a-cc---
050 00 PL2463.Z9
100 1 Hsüeh, Ying-ch‘i,‡dchin shih 1535.
100 1 薛 應旂,‡dchin shih 1535.
245 10 Hsin◇ch‘in p‘ing◇lin p‘ang◇hsün Hsüeh◇Cheng erh◇hsien◇sheng chia◇ts‘ang Yu-yang [=]◇ku jen◇wu ch‘i◇pien :‡bshih◇pa◇chüan /‡cHsüeh Ying-ch‘i tsuan◇chi ; Cheng I-wei chu◇p‘ing ; Shih Feng-lai chiao◇cheng ; Yü Ying-ch‘iu tzu◇hsing.
245 10 新刊 評林 旁訓 薛鄭 二先生 家藏 酉陽 刊古 人物 奇編 :‡b十八卷 /‡c薛 應旂 纂輯 ; 鄭 以偉 註評 ; 施 鳳來 校正 ; 余 應虬 梓行.
246 3 Fang-shan jen◇wu ch‘i◇pien
246 3 方山 人物 奇編
246 3 Yu-yang [=]◇ku jen◇wu ch‘i◇pien
246 3 酉陽 刊古 人物 奇編
246 3 [=]◇ku jen◇wu ch‘i◇pien
246 3 刊古 人物 奇編
246 3 P‘ang◇hsün Yu-yang ssu◇shu jen◇wu [=]◇ku ch‘i◇pien p‘ing◇lin
246 3 旁訓 酉陽 四書 人物 刊古 奇編 評林
260 [Chien-yang] :‡bMin◇shu◇lin Yü Ying-ch‘iu,‡cMing Wan-li chi◇yu [37◇nien, 1609]
260 [建陽] :‡b閔書林 余 應虬,‡c明 萬曆 己酉 [37年, 1609]
300 5 v. ;‡c25 cm.
500 ‡6‡a卷前有建武鍾台吳人龍序.
500 ‡6‡a凡例題《方山人物奇編》.
500 ‡6‡a卷四尾題《旁訓酉陽四書人物刊古奇編評林》.
500 ‡6‡a書末牌記題"萬曆己酉秋月南京原板刊行".王重民認為意謂據南京原板刊.
500 ‡6‡a框22 x 12.4公分, 9行21字, 無行格.有眉欄, 20行4字. 白口, 四周單邊, 無魚尾.版心上鐫《酉陽刊古奇編》,中鐫人物及卷次,下鐫"南京板".眉欄鐫注.
500 ‡6‡a建陽書林中人有余應虬.
510 4 ‡6‡a據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是書疑是余應虬損益《四書人物考訂補》,而易朱刊、許胥臣以鄭以偉、施鳳來而成,‡cp. 44.
590 In case.
630 00 Ssu◇shu.
630 04 四書.
651 0 China‡xHistory‡yTo 221 B.C.‡vBiography.
650 7 Ching◇pu‡xSsu◇shu◇lei‡xSsu◇shu tsung◇i.‡2sk
650 7 經部‡x四書類‡x四書 總義.‡2sk
700 1 Cheng, I-wei,‡dd. 1633,‡ep‘ing◇chu.
700 1 鄭 以偉,‡dd. 1633,‡e註評.
700 1 Shih, Feng-lai,‡dchin shih 1607,‡echiao◇cheng.
700 1 施 鳳來,‡dchin shih 1607,‡e校正.
700 1 Yü, Ying-ch‘iu,‡d17th cent.,‡etzu.
700 1 余 應虬,‡d17th cent.,‡e梓.
700 1 Hsüeh, Ying-ch‘i,‡dchin shih 1535.‡tSsu◇shu jen◇wu◇k‘ao ting◇pu.
700 1 薛 應旂,‡dchin shih 1535.‡t四書 人物考 訂補.
710 2 Chinese Rare Book Collection (Library of Congress)‡5DLC
797 2 CHRBB
LDB ‡byb22 09-11-00
LDF 0‡bibc‡corignew‡d2‡encip‡f20‡gn-rlinjack

官山西副使，光祿少卿。此天啟元年在山西典學政時所作，自序謂四載前，夢主帝堯大河書院，今修元中祠，以祀文中，得教晉士三萬人，試之以經，而廣為之說，凡十三萬餘言，勒為是書，因以河汾教題篇焉。且稱其言概未有詭於六經者。是書流傳甚少，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詆翔鳳詩為異端，若見是書，必將並詆其學為異端矣。

自序　天啟元年（一六二一）

酉陽挶古奇編十八卷　五冊　一函　明坊刻本　九行二十二字

原題「明太史方山薛應旂纂輯，如蓮鄭以偉註評，新會元存梅施鳳來校正，閩書林陟瞻余應虬梓行」。書題作新鋟評林旁訓薛鄭二先生家藏酉陽挶古人物奇編。卷末有牌記云：「萬曆己酉秋月南京原板刊行」。按是書即薛應旂四書人物考原文，蓋就朱焯註釋，許胥臣訂補而損益之，疑即出於余

應虬手。朱焯鄭以偉皆閩人，以偉名甚彰，故應虬攘之朱而託之鄭也。所謂南京原板者，專指薛書也。

薛應旂自序

四書經學考十卷補遺一卷　二冊　一函　明崇禎間刻本　九行二十字

原題「錢唐徐邦佐孟超父采輯，同社汪一麟彥徵父，張奇齡天生父參閱，汪逢吉修仲父校正」。按存目所載尚有陳鵬霄續攷六卷，此本無之。

趙林翹序　崇禎元年（一六二八）

四書備攷二十八卷攷異一卷　十二冊　二函　明崇禎間刻本　九行十九字

原題「太史芝臺陳仁錫增定，弟中卿禮錫，和卿義錫，成卿智錫參訂」。卷內有「經訓堂」「查氏松森家藏」「酉山手校」「古猷洲查子穆藏書印」「涇川查氏紫藤華館藏書之印」等印記。

四書人物考訂補四十卷　明薛應旂撰　明朱焯注　明許胥臣訂補　明天啓七年刻本　三三八四

新鋟評林旁訓薛鄭二先生家藏酉陽捜古人物奇編十八卷首一卷　明薛應旂輯　明鄭以偉注評　明萬曆三十七年書林余應虬刻本　三三八五

新鋟評林旁訓薛湯二先生家藏酉陽捜古人物奇編十八卷首一卷　明薛應旂輯　明湯賓尹注評　明萬曆四十四年書林鄭名相刻本　三三八六

四書中說二十四卷　明盧翰撰　明萬曆刻本　三三八七

問辨錄十卷　明高拱撰　明萬曆刻本　三三八八

四書直解二十六卷　明張居正撰　明萬曆元年刻本　三三八九

四書直解二十六卷　明張居正撰　明集古堂刻本　三三九〇

新訂四書直解正字全編二十六卷　明張居正撰　明沈鯉正字　明崇禎七年方奇峋刻本　三三九一

四書直解二十七卷　明張居正撰　四書講義合參二十七卷　明顧宗孟撰　明崇禎九年顧宗孟刻本　三三九二

重刻張閣老經筵四書直解二十七卷　明張居正撰　四書鄒魯指南不分卷　明楊文奎撰　明書林何敬塘刻本　三三九三

昭代明良錄卷之十

青谿　童時明　編次
海虞　李子喬　錢世揚　校正
三衢　童文龍　綉梓

卿貳名臣

童時明曰有虞九官成周六卿其寔一也我朝六部統各司各司分掌天下之務如網之有綱如絲之有紀上下相承鉅細畢舉周官所謂六卿分職各率其貳以倡九牧皐成兆民者誠得其遺意矣又倣古御史之制設都察院職掌糾劾百官辨明

寃枉提督各道凡差在外總督巡撫各奉勑行事其卿貳俱與六部等且部院之事一歸於朝廷而不顓任於一人是以二百年來上無紛更之弊而久安其政下無專擅之禍而各守其位如一日者豈偶然之故哉居是官者各有司存而建白樹立寧獨無表表者乎余各述其言論行事著爲傳得以覽觀焉位終於卿貳其筮仕州縣歷臺諫監寺曹屬政蹟可錄者悉備不另具

曾侍郎傳

禮部侍郎曾魯字得之臨川人也年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不遺稍長博極羣書家藏子史集動至數百聞人有秘書隱牒必多方致之不少靳費元末政亂隱居不仕壬辰天下兵起魯召里中諸豪集健兒持兵保障一方仍椎牛驪酒開陳順逆禍福人人用命賊寇莫能犯時稱君子鄉入國朝有詔纂修元史遣使者起魯於家魯贊決補苴不一而足史成賜白金束帛將乞歸會朝廷開局類編禮書輿論以老成之士無逾於魯共堅留之議禮多所裁定遂遷入儀曹爲祠部主事階承事郎時洪武二年也是年常開平卒高麗國王遣使來祭魯索其文觀之使者靳勿與

強而後出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不書洪武年號魯
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臣而不奉正朔君
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之乃已
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魯取其副覽之
其主乃陳叔剛魯瞿然曰前王陳日煃今驟更名必
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蓋日煃爲叔剛
所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懼故託修貢以覘朝廷
之意禮部具寔奏聞　上批之曰島夷何狡獪如此
却其貢不受魯由此知名　上一日問丞相曰魯魯
在禮部何職對曰主事　上曰是宜重任即日超六
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倭夷入寇戍將每捕獲之
　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魯所撰有中國
一視同仁之語　上悅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意今
魯復如此文運庶其興乎凱禮部尚書也五年八月
奉旨考京畿鄉試入院忽嘔血數升猶力疾閱卷不
息疾遂甚上疏乞歸不允九月甘露降鍾山羣臣咸
見諸咏歌有頌無規魯獨譔賦以進寓規箴意　上
將郊祀出宿齋宮命取諸作更番讀之罔所許可至
魯賦獨曰此曾魯作耶立意既精鋪叙有法豈新進
可驟致哉　上嘗謂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

唐虞然觀其授受其要在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對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違而皆得其當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後世鮮能此道於處事之際欲求其一一至當難矣　上曰然魯又曰堯舜之道載之典謨者無以加矣至於修身理人本末次第具在大學一書　上曰大學平治天下之本誠如卿言將欲大用魯會疾甚辭疏至四上乃許之歸至南昌卒魯居家有至行娶聶氏先二十年卒時魯年止三十耳再不納配一榻蕭然如山林枯槁之士人難之

宋濂曰公蓄德熙和處家孝友其出仕精白一心知無不爲凡典禮涉於制度者必經公損益而後定所謂濟世之學者非耶

童時明曰我　太祖鑒元之弊以嚴繩下且聖智聰明羣下鮮有當意者以故一時臣工多罹於法而曾臨川獨全歸完致非其學識才智有大過人者哉余故列之於傳首亦以志君臣之相與貴善始善終也矣

又聞之曾公布衣時遊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

甚哀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顧視欷歔良久曰某官於某地以某事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家無以償乃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之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色衰愛弛則棄爲溝中瘠矣孰若與我旁舍生曰與公甚善第已書券得其直奈何公曰易耳償之索券可也遂與錢四十萬贖其女約曰後三日以女來吾且登舟俟君於郭門之外旁舍生如公言至期携女往而公之舟去已三日矣公之厚德若是宜其令終也乎

黃尚書傳

戶部尚書黃福字如錫昌邑人洪武中舉於鄉爲清源縣主簿有惠政遷江左衛經歷上書論國大計高帝奇之召至京奏對稱旨超陞工部右侍郎特見信用　文皇登極李景隆指福爲奸臣福厲聲曰臣罪應死但目爲奸則非　上知其名特宥之不問尋陞工部尚書奏給陝西行都司所屬屯田耕牛耕具永樂三年改行在尚書明年征交趾命福轉餉既郡縣其地即以福兼掌布按二司事奏定交趾徵歛俱從輕省在交視民如子勞來安輯躬勤不倦兵民皆

悅呼爲父母洪熙初召入掌部事前後在交凡十九年及還交人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先是鎮交中官馬騏怙恩肆虐福數裁抑猶知所憚福歸騏益肆交人遂反兵部尚書陳洽陷死布按二司奏福有恩於交民心思慕乞令本官復至以慰民望疏至會福出封親王即日詔見有遐方新附終始勞卿安輯之諭遂以尚書兼詹事出領交趾藩臬事時宣德元年也比至總兵柳升已敗沒福爲賊兵所執抽刀欲自殺執者羅拜曰公交民父母也公向不北行吾曹不至此言訖泣下如雨福斥之賊終不忍加害賊首黎利聞之曰朝廷遣官治交趾使人人如黃尚書民皆得安兵不復興矣遣人馳往守護贈以厚禮送出境福悉以所贈歸之官還京掌部明年計漕事謂宜屯田積穀又明年論時務　上覽之喜謂西楊曰福智慮深遠六卿誰倫對曰福正直明果營北京綏輯凋瘵鎮交趾撫安新附具有成績才德兼備有大臣體諸臣誠不及第今年七十矣乃朝暮勞瘁不已殆非國家優老之意　上曰然遂命改南戶部兼兵部當是時諸大臣多依附福獨持正　上嘗命觀戲對曰臣性不好戲又命奕棋對曰臣幼時父師嚴不學無益

之事　上滋不悅而大臣亦忌之以故去南京名曰優閒寔疎遠也正統初加少保叅贊南畿軍務楊士奇言福事太祖至今五十餘年在朝老臣惟此人最久清廉公直秉心端正上爲國家下爲生民中外之人皆知其賢近日已蒙聖旨令贊機務南京係國家根本之地此人必能效誠伏望聖恩特賜陞賞以勵衆人福每事先籌定付襄城伯比視事不出一語曰體當如是又議特設提學憲臣正統五年卒於官成化中追贈太保謚忠宣

李賢曰公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士大夫無論識與不識知其爲君子斥奸闢諛無所顧忌憂[illegible]忘家老而彌篤俸賜分給族戚屬纊之日室無百緡

童時明曰黃忠宣公之功業在於鎮交趾而卒也交竟不爲我有馬奄人之過也然其興也公有力焉古人有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信哉甚矣當國者用人之貴愼也

夏尚書傳

戶部尚書夏原吉字維哲湘陰人母夢三閭大夫降而生自幼端雅謹厚喜怒不形有鬼物白晝附人言

禍福如響驚動里中人或強原吉往觀鬼輙無所言原吉去復言如故或詰之曰夏公端人不可近洪武庚午舉於鄉卒業太學入禁廡書誥勑　太祖幸書所見原吉字格方正特賜紗衣已復遣人察諸生所以他書者多色怠獨原吉端坐正書竟日無惰容及書滿有司奏當署職　上曰夏原吉端厚可用特授戶部主事度支出入悉有條理建文元年陞本部右侍郎充採訪使巡行福建考察吏治勤恤民隱公明寬大人情悅服入洪武三十五年　文皇帝以原吉舊臣有望選左侍郎尋晉尚書凡貢賦稅役之法悉命詳定原吉酌古準今爲經久計其所議務從寬厚曰不可使後難繼困吾民也永樂初江南大水民饑原吉往治之至即奏罷蠹政妨民數十事咨訪宿儒相度地勢疏河導渠修築堤堰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去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獨逸於是人人效用水患頓息農田大利又奏發廩粟三十餘萬石所活不可勝計乃分給牛種督之樹藝民忘其饑蘇松父老至今言治水者必首稱夏尚書三年還掌部事首請裁冗食浮費又禁鹽鈔諸弊凡遇水旱必奏請蠲免租稅兼署刑部有二

指揮冐支官糧　上欲斬之原吉曰罪自有律若眞盜者何以加之乃止　上欲禁西山採樵云犯者死原吉曰材木固可惜人命尤重乃命如律原吉德量寬洪爲政識大體時諸將平安南歸　上問陞與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日後無窮多陞不如重賞　上然之　上與大臣密議營北京宮殿言官論其非便　上怒原吉從容言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況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合當有罪因頓首謝　上始霽威同列或尤其背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實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皆歎服西番異僧來朝或請駕親迎之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禮若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駕遂不出他日僧朝見　上命原吉拜原吉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況夷狄耶長揖而已永樂八年　上親征北虜命皇太孫監視北京原吉進所議留守事宜　上悉從之九年奉詔重修　太祖實錄又纂修天下郡縣志十八年北京宮殿成　上命原吉召皇太子既起行原吉先馳奏　上命復迎太子且諭太子緩行

太子以不敢緩對原吉復先入奏　上問東宮來何
速原吉對曰陛下慈注之深東宮孝思不得不切
上善其言十九年北虜犯邊召廷臣議將親征原吉
首言宜且休養民兵而嚴勑邊將備禦　上不懌又
問邊儲多寡對曰僅足軍士備禦之用不足以供大
軍又曰陛下必欲滅虜遣將征之足矣何勞萬乘親
出　上愈不懌遂令原吉往視開平糧餉甫至即命
錦衣馳促之回原吉方啓厥理儲錦衣催迫原吉曰
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盜奴吾安之不以累公及至
上不問糧餉而問征虜得失原吉對如初　上大
怒遂以原吉阻撓軍機收繫詔獄禍且不測皇太孫
請赦原吉　上乃命中使覘原吉所爲中使問曰上
待公厚公且無罪今繫之暴亦有怨乎原吉曰風雨
露雷無非教也何敢怨中使以復　上怒稍解久之
上竟以北征駕崩臨訣長歎曰夏原吉愛我哀問至
京皇太子首釋原吉於獄慰勞之咨以國事原吉首
諫東南民力困於漕運請幸南京以省供億繼請撫
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雲南交趾採辦金銀數事
上悉從之亟令復其官原吉原在獄時喪母未克成
服疏乞賜歸葬終制　上曰卿老成人今國大喪政

望相與共濟艱難安得言去卿云有喪服我無喪服
乎詔賜米十石鈔萬貫胡椒百斤令馳驛歸葬即來
原吉雖主度支乎而皇上倚任甚至朝廷大政事皆
得預聞賜圖書增勑誥皆與楊榮士奇同具載士奇
傳中　宣宗朝與修　文仁兩朝實錄漢庶人高煦
反大臣勸　上親征　上有難色原吉曰往事可鑒
不可失也且兵事貴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
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　上意遂決即令原吉
扈從竟不血刃而罪人斯得原吉有力焉既而扈駕
巡邊　上取原吉等糗糧嘗之甚糲謂原吉曰卿亦
食此乎原吉曰臣得食此足矣隨營將士尚多餒者
上惻然遂命撤上供物賜從官徧及將士及從狩
至兎兒山諸將有違令者　上命褫其衣以辱之原
吉言天寒甚不可因微罪致殺諸臣　上不應起入
帳中原吉隨之入　上顧見曰卿且休原吉曰陛下
憐臣恩甚至諸將濱死矣　上笑曰特爲卿釋之宣
德三年　上以原吉及蹇義楊榮士奇皆先帝簡任
不欲煩以有司之務於是賜勑原吉等輟所職務惟
在左右討論事理當是時蹇義爲吏部尚書亦顧命
大臣歷事五朝恩榮無比第性乏耿直遇事脂韋論

者以爲唐之模稜宋之三旨故不爲之立傳又後五年原吉卒卒之先一日以兩朝實錄成賜宴賚次早入朝謝得疾猶執筆擬旨以進是夜卒年六十五歲贈太師謚忠靖原吉天性孝友襟宇宏偉遇事持重有雅量嘗有吏汙織金衣懼欲逃曰汙可浣何懼爲又吏壞所寶石硯匿不敢見召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恤此在部廳事吏捧押精密文書因風汙墨吏肉袒請死曰風之誤也汝何與焉明日至 上前自咎不謹詔與易之竟不罪吏也嘗過淮陰馬逸從者逐之原吉寄聲過客不應而且肆詈從者執以詣原吉原吉笑而釋之有進士戲坐其車或以告原吉原吉曰是有志之士也僚屬有善採納不遺有小失必爲掩護不使人知每曰人才難得一加譴責則自阻矣尚書呂震爲子乞官 上以問原吉對曰震有守成功可與震在禮部多陰刻嘗詆原吉爲柔佞者也平江伯陳瑄靖難時欲害之後薦總漕運二人心服云尤樂薦引士類汲汲如恐不及每朝廷行善政或歸稱之則曰此天子之明羣公之力吾何與焉凡奏簡自焚曰不可章吾直也於是卿大夫皆推夏公長者蓋比於王子明韓稚圭之度云

童時明曰予閱夏忠靖公小傳嘗在刑部時室中私閱歲大辟籍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妻問故公曰吾筆一下死生決矣用是慘沮而不忍也嗚呼君子存心苟一念不忍於物必有所濟夏公惟其不忍也何所施而不當哉永宣之間其所弘濟也多矣

又曰　文宣二廟之用兵一也在　文廟則諫阻之甘就囹圄而顧以之勸　宣宗乃卒如其言不爽絲髮何哉蓋兵也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有所當用有所不必用觀於夏公可概見已

又聞夏公嘗與蹇義同飲於所契之家夜歸值雪過禁門有不欲下馬者曰雪大寒甚公曰君子不以冥冥惰行公之盛德雖緣事納忠而其本則在此敬慎耳

宋尚書傳

工部尚書宋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貢入太學卒業積分爲山西按察司僉事坐事左遷戶部主事謫戍寧夏建文初薦授陝西僉事俄又坐事遷刑部員外入永樂朝命署禮部事居亡何超陞禮部右侍郎逾年轉左永樂二年陞工部尚書當是時營建北京

禮受命取材川蜀調度有方民勞不怨七年憂去奪哀起復至蜀伐山通道深入險阻木料畢集　上降勑嘉奬勞績九年治漕河已又入蜀十二年九載考滿仍留在蜀十六年來朝又命入蜀旋復受詔理獄江西十七年又入蜀是年病召還京理部事造番舟十九年造黃舟是年又入蜀禮前後在蜀凡十五載蜀人信而恍之朝廷大工材木無不取足焉先是禮之治漕河也在濟寧與侍郎金純都督周長修復會通河置十五閘盡用濟寧同知潘叔正策役夫三十萬工十旬蠲租一百十萬石浚黃河故道用侍郎張信富策與興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自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殺水勢河成賞賚禮功第一長以狗私虐人不得賞又於寧陽築堤城壩遏汶水盡入漕河用御史許堪策疏洩衞河至海豐大古河入凡四百五十七里役夫三千工一旬自是挽漕京師稱便無風濤之險罷海運禮功最大禮掌營造工費錢穀出入無慮萬萬計卒之日家無餘貲洪熙元年呂震言禮卹典未備詔與祭葬正德七年始賜時祀會通河上禮剛果質直有經濟才馭下稍嚴以故事亦易集金純者泗州人洪武中太學生爲文選郎中

陞江西參政召爲刑部侍郎扈駕北征歷禮工刑三部尚書太子賓客爲人寬和有容吏事幹敏所至有政績淮泗間治水功最著附見於此

童時明曰國朝之建都北平也挽漕事最關國脉而罷海運置會通河則自平江伯而下宋公功甚鉅余如南昭謁公祠至今廟祀不絕有以也然考其所以成功者皆不自用而用人好善優於天下況治河乎

顧都御史傳

都察院右都御史顧佐太康人洪武庚辰進士筮仕莊浪令永樂初爲監察御史陞江西按察司副使入爲應天府尹守正不撓豪右斂迹人方之開封包尹轉通政司通政使宣德初 章皇帝勵精綜核整飭吏治時掌院劉觀以贓賄聞 帝以語三楊楊士奇對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効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 上撫掌嘆曰除惡務本可但已乎又問今廷臣中誰可使掌憲者三楊未對 上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爲京兆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命賜茶而退數日有旨令觀外巡陞佐右都御史賜璽書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其屬不肖者二十餘人罪甚者發戍遼東於是御史連章劾觀收繫獄佐遂掌憲先是　昭皇帝政尚仁厚許臣僚宴樂竟至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爲之不振佐坐臺以振肅自任斥罷貪汙彈劾不避權貴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論者擬爲包孝肅天下想聞其風采藩臬郡邑無不興起姦吏犯科者据奏佐受隸金私遣歸　上以佐在端臺不欲發其過密示楊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士奇對曰事有之顧中朝官祿薄僕馬薪芻咸資之隸遣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蓋自永樂至於今先帝固知之以此增中朝官俸爲是也惡得以此罪佐耶　上怒吏誣佐欲下法司治吏士奇請以付佐　上召佐諭曰此不足爲卿累小人不樂卿檢制敢誣正人汝自治之佐呼吏至謂曰　上命我治汝汝宜改行吾且貸汝　上聞之喜數月又有囚告佐久淹不理　上又怒召士奇諭曰此必欲因教之欲中傷佐立命法司公鞫果得千戶臧清殺無罪三人佐奏當死繫獄乃教囚爲此　上曰不誅清佐安能

行法立命磔清西市佐正色立朝元勲貴戚俱憚之
居無何陝西布政周景貪汙無度佐切齒欲除之屢
置之法景有內援　上屢釋之不能伸其激濁之意
用是怏怏致疾　上遣醫往視降勑慰諭正統初以
瘋疾乞歸詔賜楮幣致仕永復其家其實用事者忌
而陰排之也後疾愈遂不復起居家十餘年而卒
童時明曰君子之用小人之不幸也故惟塞群枉
之門者能開衆正之路以顧中丞之直道遇英誼
如　宣廟而猶不能盡行其志也悲夫

明尚書傳

禮部尚書胡濙字源潔武進人建文三年進士爲兵
科給事中永樂元年以奏對稱旨陞戶科都給事中
文皇帝以濙忠寔可託遂命巡行天下以訪異人
爲名實察建文君踪跡時御製性理大全爲善陰隲
孝順事實書成俾以此勸勵天下軌轍無不到在湖
廣最久十四年內艱起復晉禮部右侍郎明年巡浙
江陛辭　上面諭曰人言東宮行事多不當汝至南
京可多留數日試觀之密奏來奏字須大晚至我即
晚觀也濙至南京日隨朝叅皇太子凡見東宮所行
善處退即記之住稍久楊士奇謂之曰公命使也宜

亟行濙權詞謝曰錦衣數種未完耳至安慶始以所見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皇太子二十一年巡均襄還朝　上駐宣府濙馳夜上謁　上已就寢聞濙至急披衣起坐召入賜坐與語濙言察天下無二心　上悅洪熙初　仁宗閱章奏見濙所上密疏深嘉其忠轉太子賓客兼南京祭酒宣德初復爲禮部左侍郎兼職如故來朝留行在禮部進尚書二年賜第給閽者三年賜文恭世家清和恭靖二銀章是年扈駕出會州明年夏再扈巡邊尋兼詹事六年兼署行在戶部事聖節賜詩一章及西楊蹇義夏原吉曰海內無虞四卿力也　英宗嗣位益敬禮濙失行在禮部印自劾詔不問改給九年乞致仕不允十四年北征濙留守京師景泰元年楊善使虜濙言　上皇蒙塵已久宜即附上服食不報　上皇歸濙請正月正旦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許科臣林聰疏論吏部選法狥私當道忌之嗾御史劾聰挾持吏部坐比擅選法論死大臣當聯名署奏牘濙不肯署稱病卧數日　上遣中使問病濙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聰殊驚悸耳　上立釋聰聰在景泰朝屢著直聲後列位至刑部尚書顧依阿

汪直致馬文升謫戍晚節不終予不爲之特傳附見於此二年災異乞歸不允三年加少傅太子太師

上皇萬壽節濙乞令百官拜賀不許又明年　上皇復位力疾入一見請老去遣子長寧來謝　上念濙屢請朝延安門忠悃授長寧官錦衣世鎮撫居無何濙卒於家年八十九所著有芝軒集律身規鑒行於世贈太傅謚忠安

彭時曰胡公平易寬和廉靖寡慾自奉簡薄與居有常才猷宏遠禮典財賦經畫井然不亂國家大議與諸閣老相可否必執正論立朝幾六十年十知禮闈貢舉終其身未嘗疾言遽色人皆知爲君子長者云

童時明曰革除之際朝臣之罹於禍患也蓋岌岌矣固諸臣之忠義激發亦　文皇之預防而剪除之藉令忠安不以忠厚鎮靖其流毒寧有旣哉胡公以委蛇之道行之於終身天下陰受其賜多矣

吳都憲傳　附張修撰

左副都御史吳訥字敏德常熟人也七歲能背誦五經父爲沅陵主簿誣繫京訥乞身代事未白而父卒以喪歸苦節勵行究心性理之學以醫薦徵至京楊

士奇見而賢之　文皇召見於齋殿奏對稱旨白衣備顧問館於襄城伯李隆家時黃河清羣臣皆頌賀李屬訥爲頌其首語引天地位萬物育爲言　仁宗監國見之大悅問隆曰汝武臣未解此是孰所爲耶隆對曰此臣客吳訥譔也　仁宗書訥名於屏既即位拜監察御史巡按浙江持綱肅紀表陸宣公里修岳武穆墓立宋高宗所書九經論孟斷碑而去秦檜所刊諸邪語再巡按貴州有威惠夷人安之秩滿率衆詣闕請留不許既離任夷羅鬼討毛率其族追送至境外以雞酒跪於馬前訥駐車與別皆涕泣而去故事御史還朝例得言三司得失時有都司官裝金千餘兩于僻遠處追而送之訥不啟封題其上云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并土物任他沈在碧波間其人大媿而去宣德五年陞南京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掌院事考滿遷左副都御史仍理院事訥前後所涖皆臺職凜凜有風裁雖心存恕厚未嘗察察求人過而奸贓不法之徒自然消縮摧阻正統四年以年至致仕　詔賜宴勞鈔錠以遣之家居時召鄉三老訪縣尹政事有不當者輒折簡告尹曰某事應如此君何爲如彼尹輒爲之

反汗故終公之世無大寃獄鄉人賴之居家清約第宅不改於舊巡撫周忱欲爲創第城中訥曰訥素不愛華麗不喜城市何敢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　爲文根抵六經出入遷固博覽詳玩通達古今所著有思菴前後續集小學解文章辨體祥刑要覽吳草廬文粹卒年八十六謚文恪前此洪武永樂間常熟人張洪者字宗海洪本侯姓父名常贅于沙溪郁氏實生洪生五日而母郁亡父客燕不歸有隣人張烱憐之鞠爲子故從張姓少穎敏稍長爲賈衒事既壯以隣家事連坐戍雲南黔寧王一見器之復有都護瞿

延之賓館時木邦刁千孟逐酋長思倫法　高皇帝詔三司議撫勦事宜衆謂雕題互攻我中國但當置之待其自敝洪言於都護謂思倫法擁三十六甸之衆有輕中國心往嘗入寇前軍馮誠敗績黔寧王僅能勝之雖舉部歸順而其強未殺也今其上下不和宜討木邦以示威分建以殺其勢此安邊之策時不可失　朝廷以爲然遂捕斬刁千孟而立其子爲宣慰仍納思倫法於麓川西南賴以底定亡何以明經被徵授靖江王府教授稱病免永樂初召爲行人尋出使日本還朝再使吐蕃修茶馬舊政時緬甸宣慰

邪羅塔殺孟養宣慰刀木旦而據其地洪奉詔詰責
馳至緬邪羅塔倨傲無禮洪數其大不敬并擅殺隣
邦宣慰罪邪羅塔氣懾洪就館遂欲毒洪置藥供具
中洪不食趣具生牢遲數日而後烹得無毒從行者
七十人俱生還遂與其使陶孟洛霞復命會交趾未
定事遂寢以薦入文淵閣時方纂修永樂大典推舉
弘博士爲總裁官如少師姚廣孝大學士胡廣金幼
孜楊榮皆一時儒碩而洪參列其間爲副總裁書成
晉行人司副洪熙元年擢翰林院修撰贈其父如
其官宣德元年同修　仁廟實錄五年乞致仕有白
金彩段襲衣之賜詔改儒籍洪既歸杜門著書多羽
翼諸儒所未及有四書解義周易會通尚書補傳詩
經正義春秋說約禮記總類琴川新志日本補遺歷
代詩選史記要語等書多散佚不傳卒年八十有四
成化中與吳公訥同崇祀鄉賢

童時明曰吳公當維新之運爲篤實之學考其行
事皆有實踐恭儉廉靖得之性成完名高節可爲
篤行君子矣而張宗海以孤孽立名眞奇男子也

李陳列傳

李時勉初名懋以字行復字古廉安福人永樂二年

進士選入文淵閣讀中秘書進學與修　高皇帝實錄陞翰林侍講十九年三殿災上書言五事一言守令勤慎廉能政蹟顯著者請加賚增秩二言連年蠻夷朝貢之使相望於道實罷中國三言江南各省秋糧每年運赴北京道遠疲乏四言營建北京官軍悉力赴工役及餘丁不得生理衣食不給五言比來兵政不修武備廢弛凡此數者悉宜留意　上嘉納之轉侍讀　仁宗朝以時政失節條成二本上之忤旨　上命武士撲以金瓜斷其二脇肋曳出不能言詔改御史令月餘因一起言事一章至三日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折肋內不相着及用挺棍而斷其骨忽自接卧牀一月而愈人謂忠誠所感云宣德初　章皇帝恨時勉言戇觸仁考怒令縛時勉來已又令王指揮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時勉已爲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王指揮至錦衣獄始知時勉入亟走還時勉業已見　上　上顧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梏桎復行在翰林侍講預修文廟　昭廟兩朝實錄尋陞侍讀學士正統三年遷國子祭酒在太學崇廉耻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一新條教變化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

葬者節縮餐錢力爲贍給督諸生讀書興寢有時燈光達旦書聲不絕恩義浹洽不啻父子當是時中官王振擅權用事舉朝諂奉時勉獨守正不屈振惡之誣搆傾擠傳旨荷枷國學門外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者數千人命釋之遂乞致仕去諸生涕泣攀送塞途塡巷京師爲之罷市正統十四年家居聞　帝北狩北面稽首號泣不輟已聞郕王監國即眞亟上疏言選將練兵親君子遠小人褒表忠節迎還車駕復仇雪耻數事明年卒時勉生平操行修潔嚴以持己恕以待人蓋剛方正大之士也

謚文毅成化中其孫顒成進士奏言時勉歷官四朝曾効勤勞請改謚加贈　帝曰時勉在先朝直言敢諫毅不足以盡之其更議遂改曰忠文追贈禮部左侍郎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與時勉同榜進士同選入文淵閣同修實錄授刑部主事明習法律練達時政預修性理大全入史館改翰林侍講獻北京賦平胡頌及爲善陰隲頌　宣宗朝憂去特詔召起與修實錄改國子司業尋遷南監祭酒敬宗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人望之起敬起畏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

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政令肅如朝
廷關中楊鼎發解試禮部下第疏乞入南監從敬宗
學鼎後仕至戶部尚書敬宗剛正介潔不見喜慍撓
之不亂澄之愈清嘗以考績至京王振素慕其名欲
致之門下適南都巡撫周忱時亦在京謁振振知忱
與敬宗同年語之以意忱詣敬宗達之敬宗不從曰
吾爲人師表而可求謁中官乎忱乃謂振曰陳祭酒
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意彼將謁謝矣振
以爲然乃遣文綺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爲書之
不署名而返其酒幣竟不往見振亦無如之何於是
士大夫莫不稱敬宗風節敬宗官太學二十餘年諸
生多位卿貳敬宗獨久不調亦未嘗兼階意豁如也
太宰王直欲以刑部尚書轉陞從容問曰老先生久
居司成將以司寇相煩何如敬宗起揖曰某託先生
爲知己豈有與天下英才終日講論道學而顧以桎
梏之徒見辱何哉直頓服卒寢之周忱位至尚書余
以其往來王振之門持身節槩稍遜二公而循良政
績又不可泯故傳入循良云敬宗景泰元年致仕天
順三年卒德業文章名聞朝野與時勉同時李平恕
得士陳方嚴御下雖寬猛異操而士皆嚮風天下稱

南陳北李云

童時明曰陳李齊名殊途同歸風裁節操見於行事而碩德厚望著于成均作師臣者可以風矣

魏尚書傳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字仲芳浙江蕭山人永樂三年舉於鄉又三年登會試乙榜授松江府訓導汲汲造就人材諸生讀書學宮夜分携茶勞問諸生感激自奮罔敢負魏先生永樂十七年師逵薦陞太常博士宣德初陞吏部員外轉南京太常少卿譽望日隆三年試行在吏部侍郎以老疾辭不允在部甄別人才以正道自持不苟徇俗有進士未終制來欲爲考功者同官可之驥曰選法不可擅又可上欺耶正統七年奉命賑濟坼輔饑民多所全活當是時中官王振怙寵驕悍每出則雖部院堂官亦歛輿廻避一日驥遇於崇文門不爲禮振啣之訴於內衆爲驥危之忽一日　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爲魏侍郎驥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驥慷慨言其遇振之故且曰臣不才具位六卿臣不足恤朝廷名器可恤耳　上溫詞慰曰爾所言者是好官好官驥乃力求致仕詔調禮部又力辭於是改南吏部侍郎十三年陞南吏部

尚書在部務持大體會法司因旱恤刑主決惡逆王
剛或以剛年少欲緩之驥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
正爲此也遂決翼日而雨又成卒四人牧馬三人互
毆一人死有司欲拷訊三人內一人當之驥曰罪一
人則情可矜罪三人則律不合宜上請卒得旨三人
各杖一百改戍邊城天下官當朝覲王振之門貨賄
載道驥見惟帕一方振亦不較景泰初至京師陛辭
乞致仕內閣陳循驥所取士也謁驥曰先生雖位冢
宰未嘗得立朝願少待循當爲先生計之驥艴然不
悅曰君爲輔臣宜爲天下進賢才安得私一座王且
朝廷官爵君將持之以市恩耶循俛首媿汗去驥竟
致仕歸時年七十七矣成化初進榮祿大夫遣使存
問居家二十年不治生產布衣糲食卒年九十八病
且死其子完仕於京遺言勿擾鄉里營祭葬謚文靖
李賢曰公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清德雅望海內達
尊

彭韶曰百年眉壽天官上卿謙虛守禮簡朴性成
好學不厭篤老彌精辭免後事遺世隼繩

童時明曰余如會稽登越山指顧封內與友人屈
指數我明先哲盛矣哉而究意碩德卒未有右魏

文靖者亡論其它即辭榮高致當代鮮儔已

孫尚書傳

兵部尚書孫原貞本名瑀以字行德興人永樂朝進士正統初歷官河南叅政巡撫于謙舉以自代尋陞兵部右侍郎十三年鎮守浙江景泰元年三月京師烈風晝晦詔求直言原貞陳言畧曰臣聞洊水警予六事自責雖大舜成湯之世不能無水旱之災然聖君之自責如此誠宜弭天變之災遂生民之福先因雨暘弗順自去歲冬至今歲春季或雨雪連旬或窮陰弭月陛下發德音即大舜自儆成湯自責之心也又謂君臣一體宜同此心諭羣臣咨以致災之由弭變之道如愚臣者闇於天道曷足以知謹按洪範久陰恒寒茲謂咎徵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感乎上下而陰不足慮也羣臣尤當改過自新上體宸衷祗畏天戒此臣所以深思熟慮仰若無由而朝夕惕若也顧惟陛下道洽重華德符智勇自即位以來不邇聲色不與土木不事遊畋不濫刑罰不好遠方珍異使民只正供役民只常賦其他一無所需可謂清心寡慾仁愛兆民之主尚因何咎而致茲天變哉是蓋犯邊之虜未賓冗食之兵未汰屯堡之田未盡耕稼轉漕

之粟未足供給流移之民未盡復業孳牧之馬未免追賠若此等事殫天下之財困天下之力公私耗竭軍民咨嗟災變之應其或在茲然數者之弊皆洪武年間所無積漸於永樂之後以至今日其弊尤甚而欲四海懽康五行時若災沴不作不可得也但因襲已久未易遽更或任其事樂因循憚更作必有非議之者臣願陛下日御經筵與股肱大臣考古帝王之良規參祖宗之成法以爲今日之經制其化可以漸更其弊可以遂革凡可以固邊防足兵食節國用舒民力堪爲經久之計者臨機獨斷務在必行俾威福不至下移將見華夏奠安戎狄順服億兆無愁嘆之聲則陰陽和寒暑時而嘉祥應矣一論虜寇北邊之俗孳牧馬牛以給衣食飲其酪食其肉衣其毛造其弓矢刀鋋以爲兵器馳騁射獵勇於戰鬬自古爲中國患及至有元入爲君主此天地之大變也天命我太祖高皇帝恢復中華滌去汚俗還變淳風其遺類遁歸漠北罔敢南寢至永樂竊掠興和太宗文皇帝躬率六師往問其罪臣忝從征時和寧王瓦剌兀良哈三部落之衆不相統一彼此疑畏各先遠避保其種類是以天兵如入無人之境直至黑松林以此

但俘其老弱并獲其馬牛以歸今和寧王兀良哈之衆俱爲瓦剌所併正統已巳虜寇入塞衆兵失利遂犯京畿陛下赫怒誓師奮擊虜敗而還後雖慕義遣使來朝人輒千餘馬至萬匹是蓋覘我虛實坐敵中國且養兵休士畧不警我邊陲此其志在中國寔今日大患也況虜勢方張聲震西戎威動女直今三邊阻絕間諜無所入應援無所通非中國得志之秋雖衛霍將兵未可窮追遠討以望成功宜選賢將積穀休兵優養士卒撫之有恩教之有法謹烽火整器械固守封疆且聞虜先入寇一人所乘三馬迭換以革囊盛乾酪爲糧不將輜重故其人不罷銳氣無損來如風雨卒莫能拒去如絕絃速不可追自然之勢也是以攻城步戰非其所長突騎奔衝寔其所便若復侵邊須度我兵勢未能出奇設伏正兵忽與爭鋒恐損軍威宜如李牧之養銳示怯趙充國之且屯且守候其部衆志驕心墮以討破之庶無失也一論冗兵夫兵貴精不貴多昔周瑜破曹操於赤壁謝玄破符堅於合肥李靖於定襄破突厥於陰山破頡利斯皆以寡擊衆而多者反敗是則兵不在多能用計爾惟京師根本之地誠宜聚衆兵以臨制四方然以前代

及我朝兵制較之今在京有親軍及五府屬衛之兵又有衛陵寢牧圉馬服匠藝并續調外來操備之兵其間冗食者多而欲府庫充倉廩寔豈不難哉乞命文武大臣簡其精銳習戰陣以振武威汰其冗雜給屯田以歸農業其西北備邊之兵以次簡精銳汰冗雜則不惟內外精兵足以禦侮防姦歲省粟帛可勝計哉一論曠官窃照在京各衛所帶俸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或永樂先靖內難或宣德正統以至景泰年間各處征討有功陞授因諸處衛所官無缺員既不加職授任又不領隊管軍一向隨伍執役食六品之祿充一卒之用養之徒厚用之實輕在京錢糧供給艱難亦非所以貴貴而勸有功也乞勑兵部同總兵官於各帶俸官內簡選有謀畧及驍勇者量數存留領隊管操餘悉查照舊例於大寧山東河南等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隸衛所見來京操備內選充就換令各官到任或除授在外都司衛所管屯等項不惟各安職任候倉儲充實漸減漕運一分軍民省一分之勞減二分軍民省二分之費傳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則財恒足矣一論逃民臣前任河南叅政時查各處逃戶周知文冊通二十餘萬戶內山東山西

順天等府逃戶數多其河南之開封汝寧山東之兗州直隸之鳳陽大名此幾府地境相連往時近黃河湖泊蒲葦之鄉後河淺水消遂變膏腴之地逋逃潛住其間者尤衆邇因河溢橫流此幾處水荒流民復散間有回鄉多轉徙南塘鄧湖廣襄樊漢沔之間趨食恐其迫于饑寒相聚爲盜聞朝廷遣官賑卹已不失所未至爲非緣此等窮民始因逃避糧差終至違悖德教食地利而不應差役棄故鄉而不聽招回往他郡而不從約束累詔寬恤其原籍與所在官司兩難挨究無如之何況今聲教所暨四海歸心此輩恃恩玩法梗化如此然以中原腹心之地爲流民淵藪如昔陳涉王常張角諸盜皆由此起今聖明撫運萬無此虞然慮歲積滋久時遇饑荒安知無奸盜扇禍其間流毒百姓故宜防之於未然今後年穀豐登乞速遣大臣先往此幾處着各司府州縣各委官員沿村逐戶挨勘的實籍貫丁口明白驗家口以給田業隨土宜以課農桑舉鄉飲以導其父兄立鄉學以訓其子弟建鄉約使知敦本設義倉使知備荒時加巡察撫綏德禮以化之刑法以齊之徐議賦役俾爲治世之良民庶無後來之患也一論馬政夫治兵以備

戎狄畜馬爲先如漢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二邊奴僕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唐於西北置八坊四十八監以牧馬田二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自貞觀至麟德年間馬七十餘萬匹宋在京有兩院四監六坊在外有十四監牧地四萬九千四百餘頃兵校一萬六千三十八人飼馬二十二萬匹然牧馬之地無考較其養馬十匹只用一人唐之牧馬數蕃而芻秣之田數不登餵養之人數無考宋牧馬之地差廣較其養馬一人不啻十匹又有馬戶則蠲其科賦保馬則蠲其征役比前代馬政牧於官者多牧于民者少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歸馬淮甸太僕所領於民間西北二邊置太僕五苑馬寺四監十九苑七十四則官署有加於昔其養之人與牧地馬數莫知幾何若北京行太僕寺所管馬匹先俵順天等八府民間牧養後民丁不敷復俵山東河南是蓋牧於官者其法漸廢牧於民者其數日蕃又不蠲其科賦復其征役及種馬倒死馬駒有虧未免督責追賠其贖增馬數又令添俵民甚苦之今古制固不必復舊制亦所當考宜令各太僕寺苑馬寺查勘設置各監苑之初養馬之人放馬之地牧馬之

數幾何其法制仍在如便飼牧將該俵馬匹與寺死領養又歲選其堪騎操者給與馬隊官軍領管調習庶幾緩急可用若官爲多牧民免再增幸甚一論權倖昔堯舜之世靜言庸違之共工不得不流方命圮族之鯀不得不殛況後世之人豈無共鯀其臣哉我

太祖高皇帝時設中書省以總政權初用李善長爲左丞相得幸朝臣之無忠義者陰與搆禍繼用胡惟庸爲左丞相得幸竊權羣小夤緣爲奸後先敗露相繼誅夷詔罷中書以柳權倖　太宗皇帝時錦衣衛紀綱得幸希旨弄權貪利僭分事覺併誅其黨復籍其家榜示天下垂戒後世　太上皇帝信任王振得幸專權擅威福內外官寮罔不畏憚正直氣沮莫敢言其非邪佞朋姦惟欲附其勢同列應對或至屈膝臣僚衆謁或至叩頭奢僭已極智能自矜不知任將在謀用兵有法輕玩虜寇意圖要功強萬乘之尊擁數十萬之衆雖智由天錫然目未見敵身未經戰且帷幄運籌智能莫預安能定廟算以授諸將哉是以將不知主謀軍不知將令乃欲破虜御敵鋒刃未接營陣已陷當國家全勝天下無事之秋軍非不良馬非不精兵甲非不堅利臨機失措不戰而喪師辱

主爲戎狄所咲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權姦誤國若此
雖其自取殺身赤族之誅虜且乘勢入關犯京都驚
陵寢賴陛下委任將相協力運謀誓師問罪虜雖遁
去尤恐上皇乘輿播越沙漠困處窮廬知聖情靡寧
猶以君道自尊不動聲色彼雖殊俗莫不瞻感敬服
終執臣禮陛下遣使省問復諭虜以恭迎上皇恩意
有加義以責之誠以動之虜方悔罪款塞奉迎上皇
法駕還京陛下得以解鶺鴒在原之憂中國軍民得
以釋不共戴天之仇寔不幸中之大幸也斯皆往事
鑒戒昭然今所任用未聞有此宜慎之於未然伏惟
陛下視朝之暇日御便殿集勳舊之臣延英俊之士
訪論治道商確政事好問好察以通下情明目達聰
以廣上智忠佞自見誠僞莫逃又總攬威權自奮乾
斷法堯舜之除兇惟允體祖宗之去邪勿疑務兼聽
以納讜言毋偏信以長奸計則賢者日進內外官皆
正人而權倖自遠矣尋勑原貞參贊浙江總兵都督
李信軍務明年閩浙盜平陞原貞兵部尚書鎮守浙
江福建逾年致仕成化十年十一月卒年八十七歲
譚希思曰孫公居官清慎自持多著勞績令終壽
考亦世所希覯云

童時明曰孫大司馬之言事也婉而切曲而中在當時爲對病之藥在今日尤爲頂門之針獨奈何未嘗使之一日在朝堂也當事者尚宜究心於斯云

王尚書傳

吏部尚書王直泰和人永樂朝進士改庶吉士洪熙初陞侍讀學士經筵宣德朝轉少詹事三典會試稱得人正統初日講以王少從容開導多所戚沃七年進吏部尚書代郭璡郭璡精吏事簡切不浮臨事閑雅喜怒不形于色先是以皇皇咎大臣衆欲謝事璡曰若輩受先朝付託今王少若皆罷去不以慙乎識者韙之既歸難其代舉朝共推直遂掌銓振拔淹滯裁抑奔競仕路一清土木之變郕王監國羣臣誼擊馬順朝班亂雜于謙扶掖降諭直拱手謝曰今日賴公鎮定若百王直何能爲明日薦謙掌本兵而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郕王遂即位於是國有主而御虜事直一聽於謙兩人同心共濟會虜悔過欲送 上皇還京羣臣會議迎復當遣使景帝意不懌召文武臣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卿等屢以爲言何也直首對曰上皇在虜理宜迎

復必先遣使勿使有他日悔帝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直與于謙對曰大位已定誰敢有議荅使盡禮紓邊患耳　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太監興安出傳旨爾等固欲遣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直厲聲曰群臣皆朝廷人惟朝廷是用孰敢不行興安語塞於是以李實羅綺爲正副使使虜既又遣楊善趙榮　上皇遂發迤北駕已入塞朝議奉迎禮未定千戶龔遂榮寓書高穀書辭見遂榮傳穀袖其書入朝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與禮部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情以動上心內閣王文陳循不可乃止　上皇至直率百官迎於安定門　上皇入南宮直率百官就見而退

景帝欲易太子會廣西土孽黃玹奪嫡陰謀獲罪上疏易儲　帝遂以加嗔啖內閣陳循循承意覆奏及署名直有難色循持筆半跪奉直直不得已亦署遂以直爲太子太師直嘆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之口吾輩不能救正愧死入地矣尋致仕歸天順六年九月卒於家年八十四歲贈太保謚文端

童時明曰王文端公在翰林三十年在吏部十六年文章溫厚議論公明而銓宰持平景泰間任用

才賢卒能易危爲安其功不可誣矣

王尚書傳

吏部尚書王翺字九皐滄州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二甲第一名選庶吉士改授大理寺正左遷行人宣德元年楊士奇薦陞御史歷巡京畿山東端重達大體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初鎮守江西未幾巡撫浙江楊善推好吏畏而民愛之四年松番用兵不効翺出贊理軍務六年鎮陝西明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輙北遼東西震動翺提督軍務尋陞副都御史撫遼破虜有功陞右都御史四年轉左掌都察院事是年秋虜寇廣寧翺復出督兵嚴守備虜遁去景泰二年召還院加太子太保時南蠻寇兩廣命翺總督軍心大奮賊遂平召還臺居頃之吏部尚書缺科道交章薦翺遂以翺爲之加太子太傅初翺之開鎮府也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不煩兵力松番遂定及至鎮遼東法令久弛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翺知其弊召集諸將責其玩寇喪師當斬軍中股慄頭搶地言自今願効死用命次日即出巡邊起山海關抵開原繕濬墉溝五里爲保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望

見嚙指走翺益簡練卒伍賑賙貧乏偶配鰥寡軍中謠曰昔無衣今有妻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興輙匱緣俗立法細大收贖不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充饒器械明利士皆飽煖踴躍鼓舞願得一戰報主踰年出塞大破虜賊斬首千級遂爲雄鎮虜不敢窺伺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翺威望已著諸蠻大懼翺顧益推誠撫諭盜寇止息翺嘗有言蠻戎捕撫各有機宜以故川廣得免驛騷之患而遼東蒙整刷之功入銓部嚴加考察公選注抑奔競杜請托典衡既久仕路肅清一時任使如年富李秉程信耿九疇等並稱得人天順初以年老乞致仕李賢言於上曰翺嚴謹老成廉平公恕年雖老精力未衰吏部非此人不可 上乃降詔慰留之曹欽作亂夜執賢及翺翺斥之曰朝廷何負汝汝乃反耶殺李學士寧殺我賊素畏服翺因謝曰豈敢殺長者耶遂去賢亦得無恙 上進退大臣時時召翺面商可否稱先生而不名屢疏乞休竟不允成化初進少保免雨雪朝叅恩禮優渥翺益圖報効推賢引能三年以疾乞致仕乘傳歸家居三月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

李賢曰皐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

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

彭韶曰秪事五朝終始若一爲國元老爲士矜式官躋一品壽逾八旬推古較今如公幾人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況苞苴古稱三不惑於公見之矣

薛應旂曰公端方強毅清簡儉約事無鉅細一經涉歷終身不忘久典銓衡門無私謁明於知人進賢惟恐不及歷仕五十三年第宅服食無改於舊恩怨一無介意沒之後家無餘貲人謂其清白之節雖古名臣何以加焉

沈奇曰翺高蓬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鎮遼東還朝贈遺一無所受有中貴人與同事久持明珠數斛餽之公固辭其人曰我餽不受鄙我也吾有女而已公不得已納之以綴衣領閒卧起自隨雖其內人不知也久之中貴人死其從子貧而無依公使人召之還其珠貿得千金夫人情恒以不取示廉而翺始不炫已之廉終不沒人之有庶幾陰行善者矣

童時明曰王忠肅之功著在邊陲而鎮蜀以恩鎮遼以威卒收成功所謂寬猛得宜者非耶是可以爲鎮撫者法矣

陳左都傳

左都御史陳鎰字有戒吳縣人永樂壬辰進士拜監察御史轉副使時邊務方殷詔簡才畧堪鎮邊禦虜者不次擢用乃以鎰爲僉都御史鎮陝西延綏等處在鎮十餘年簡命凡八十餘悉聽以便宜行事竭誠殫力知無不爲召拜左都御史掌院事與王文共秉政文附中貴王振苛察恣横而鎰寬厚不作聲色人情咸附焉頃之陝西旱百姓思鎰不置連章乞請願得父母活萬民乃以太子太保出鎮至則禱於西嶽應時澍雨人情大悅又開倉賑濟全活甚衆卒於官陝人家肖其像祀之旱禱之則雨潦禱之則霽病禱之則療事以爲神贈太保謚僖敏

王鏊曰陳僖敏公父孟玉爲人愿慤鄉閭稱善士嘗出行登厠見鐺底飯一塊在厠旁拾取於水中滌而食之其平居不欲暴殄卒如此是夜夢神人告之曰翁好善如此當獲善報吾梓潼神也將降生以大而門明日孟玉裝飾神像奉事惟謹亡何生鎰以予觀之如僖敏公之碩德偉度功在西土民皆尸而祝之爲一時名臣殆所謂其生有自來者耶

童時明曰余聞之吳人憶陳公爲秀才時與俞司寇士悅相友善出入恒俱一日五鼓入郡學傍一居人寢門內聞街上枷鎖聲窺之見獄卒引數囚南行俄而卒及囚皆倉皇曰丞相來急避之遂皆入古廟而沒居人念囚不應行此路且訝丞相之語因坐以伺之二公隨至嗚呼耳目之外余所不敢知而是言也出於里巷非飾說也卒驗不爽豈鬼神固有先知抑亦生秉正氣者直令鬼哭而神驚耶

刑尚書傳

刑部尚書俞士悅字仕朝長洲人永樂乙未進士授監察御史讜直敢言陞湖廣按察司副使紀綱振肅貪濁多自引去民居不戒於火延及臬署僚屬皆奔避士悅獨具衣冠向火再拜風徐返火滅歲旱有司用道家法焚蛇磔燕而旱彌甚士悅亟命屏去乃齋沐露禱得雨連三日秩滿陞浙江參政初至佯若不解事者羣吏易之越三日發奸擿伏如神豪猾破膽正統壬辰倭寇犯境士悅城汴澉二浦以備至今賴之尋晉河南右布政使甫三日召還陞大理寺卿已已之變陞右都御史留守京師協都督衛穎帥師六

萬守德勝安定二門晝夜籌畫甲冑未嘗去體事平
陞刑部尚書進太子太保天順改元謫戍遼東成化
初赦還復其官卒年八十七
吳寬曰俞公儀表魁岸面色如鐵聲如洪鐘不類
南產平生剛方見者畏服
童時明曰反風滅火古稱異政而俞憲副違衆獨
立卒得之於楚乃禱雨不用異術識見尤高雨澤
沾足之應非精誠感格能若是乎
年尚書傳
戶部尚書年富字大有懷遠人鄉貢士永樂朝爲德
平縣儒學訓導宣德初奏言天下儒學文廟從祀位
次失序乞加考校頒布定式上即命禮部重正刊
示天下以富敢言陞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明
年條陳時政內一款言國家可憂戎狄爲甚自永樂
以來招納醜類縻以官爵雜處京都坐費國用養亂
召危必由於此乞勑大臣歷考明驗叅酌成規皆遣
還故土以慰彼思釋我內患又一款言近年軍民之
家逋逃規免稅徭冒爲僧道累以萬計不織不耕坐
食素飽或有擁妻妾於僧房育子孫於道舍敗倫傷
化莫此爲甚乞勑禮部令各處僧道未度者悉遣復

業隱占者逮問還俗明年江南災荒詔免稅糧富言江南小民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詔免災傷稅糧所蠲特及富室而小民輸納如故乞命被災之處富人田租如例蠲免又言各處饑饉官無見糧賑濟間有大戶贏餘多閉糴增價以規厚利有司絕無救卹之方乞命自今或遇災歉爲貧民立券貸富人粟分給仍免富人雜役爲息候年豐償本正統初陞陝西參議尋進參政興學勸農奏免織造駝毳五十疋民情悅服轉河南布政使饑民流聚南陽無慮數十萬剽掠居民富撫輯之皆爲編戶景泰初進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舉廢政事科徵柳豪橫廣屯田軍吳其威而民懷其惠亡何爲襄桓王所誣富請老閣臣言富廉威爲奸豪所忌不可許　景泰爲勑襄藩守法度勿得妄汙風憲大臣既又爲卒吳淮所誣于謙爲之力辨事得白卒伏辜去又嘗按參政林厚罪狀厚誣訐富　景帝曰年富公廉素著朕方倚任邊事奈何以人言辱之厚亦獲譴去天順初參將石彪以父亨故恃寵驕恣誣奏富玩法詔逮下獄　上問李賢曰年富何如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憚富不得遂其私故誣之耳賢曰陛下

明見眞得其情於是遣官體勘無實跡釋復任富力辭乞休致仕歸頃之復召爲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明年戶部尚書缺李賢言於　上曰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　上以爲然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謂賢曰上不喜此人不宜再舉次日　上召賢謂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　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召用之富掌戶部益用毖懋夙夜不懈以國計爲已任不動聲色而事無不集時陝西督餉乏人富薦楊濬余子俊吏部論富擅舉侵官富乞休致不允成化初卒於官謚恭定

彭韶曰允毅年公古之遺直朴忠自與中外洊歷不合而歸蕭然一室輿論起公司徒是職保民薦賢人服公識

鄭曉曰年公剛正朴忠簡言寡慾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才識爲時推重云

童時明曰古大臣有自領度支者蓋其難哉貨利出入類多染指故必有難悅之操而後能執法有執法之守而後能理財李南陽之論年司徒得之矣

沈尚書傳

戶部尚書沈固字仲威丹陽人弱冠領鄉薦入成均登永樂癸未進士選理刑內臺擢山東沂州同知嶧人齊泰以沂西寶山社產銀鉛舊有課而今無言於朝請官置局役民採辦固曰此奸人營惑聖聽將以爲民害者也不力爭則害成乃執奏故坑及泉通海不可得鑿新坑爲力既難且銀鉛有無不可知不如勿開便　上是其言而罷固以此知名徵爲戶部廣東司員外郎永樂乙未奉勑使廣海整理鹽課丙申使四川六番督運西茶丁酉進正郎辛丑拜山東右參政壬寅使督餉給軍迤北還會　仁宗登極命以本官參征西前將軍武安侯鄭亨軍事之鎮大同賜璽書以行宣德丁巳奉勑會同征西前將軍方正遊擊將軍楊洪統兵護送朝貢使臣出境因絕漠度赤山追勦叛虜而還辛酉職兼綜理兵食二事尚方時鑄總督邊儲印記畀之固以責任益重不遑寧處乃復陳邊計曰臣在邊年久頗知大同地利其在中路有青楊林馬頭山等處西路有樺皮溝行院屯等處東路有爛柴溝陽和灘等處土沃而多水草洪武永樂間俱有居民屯種畝收穀至二三石臣謂方宜於

諸屯戍所屯步兵於所近沃野開耕作息以時乘間講武至秋收成官爲斂發而出納之足國裕民莫過於此壬戌拜戶部右侍郎祿二品正統巳巳夏虜始踰盟固得諜報輒先以聞乞爲備及秋虜果大入朝廷乃命西寧侯宋瑛往撫師督戰不利諸將或死或遁惟固以居守獨完既而車駕親征至大同固求見言事不得及　帝北狩復幸大同固與守將廣寧伯劉安率衆出城朝見　帝命括官庫金帛以犒虜酋或難之固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古之義也府庫財物皆朝廷所有豈人臣所得專天祐聖躬倘可以權道餌虜脫吾君於難設有罪當我坐不以累諸君衆乃從焉即盡出所有以獻而具聞于朝景泰初大臣掌利權者奏請下吏較勘有無欺隱欲因以中固不爲動事亦不竟久乃自其年冬以城守勞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辛未以却虜功轉左都御史赴闕議事上章乞致仕　英宗復位以璽書趣召固固入朝延見便殿即日拜戶部尚書居三年以衰老自陳乞骸骨許之陛辭賜寶鈔三千貫大官賜宴以行　憲宗嗣位詔進從一品階榮祿大夫以疾終年八十有一

童時明曰人臣不幸當土木之變直宜以身殉之

身且不有而況金帛乎乃君爲輕之言在主國者則可耳毋謂沈公之非計也忠臣謀國竭智畢力焉已矣

王尚書傳

南京工部尚書王來慈谿人永樂朝由舉人乙榜授新建儒學教諭擢御史巡按蘇常貪暴者聞風引去陞河南叅政巡撫于謙舉以自代歷官右都御史湖廣苗叛贊理保定伯梁瑾軍務督兵進討縛渠魁韋同烈等以獻香爐山平景泰三年六月還京所帶隨征韃官厚與賞犒以于謙奏悉分處湖貴等處來悉心撫慰韃虜散遣得宜積患頓消轉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時官留都者大都優閑不事事來獨勵精勤率振肅軍政紀綱秩然他部院寺監皆因之淬勵井井如也天順初致仕家居贍族賑貧足跡不及公府人以爲長者成化六年四月卒年七十六歲訃聞賜祭葬

童時明曰史稱王大司空爲人忠實臨事明達奉命宣力四方所至以能幹稱是所謂服事之臣也者隨事而報効國家可無廢事矣其見取於忠肅公也有以哉

軒耿列傳

左都御史前刑部尚書軒輗刑部尚書前右都御史耿九疇二公者成進士同榜居官同時又以清介同名余故列之爲同傳云因併及卿貳之以廉名者

輗字惟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天性廉介初以進士督漕淮上嚴冬舟行失水援出擁被危坐有司亟爲製衣却不用徐待舊衣之乾逾年除行人司副陞監察御史正統元年出清理軍政清修苦節嚴明不苛人畏服之陞浙江按察使前主按察者奢侈不檢罷去輗矯以清約禁絕和買俸資外一毫不取四時惟着一青布袍與同僚約三日以米易肉一斤多不能堪故舊經過者止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雞僚屬見之驚異忽聞親喪次日即蕭然徒步出城同官尚有未及知者景泰間陞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既而鎮守浙江兼理鹽課清操愈堅天順初召爲刑部尚書未幾以曹石恣横稱疾致仕陛辭　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輗頓首謝又問年未老可再用輗以疾對　上知不可強賜白金綵幣遣歸曹石敗　上念輗廉正不易得復召爲右都御史掌南臺兼理糧儲輗性嚴毅遇人無賢

否悉峻拒不得接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僚聞輒來輒避去不樂與處南武庫郎沈琮嘗言留都大臣惟輒與魏驥廉平俊偉不務文飾云

九疇字禹範盧氏人宣德六年爲禮科給事中議禮持大體有清譽正統二年改兩淮運司同知九疇性節儉嚴肅尤慎交接無毫髮私吏胥豪商勢家凜凜不敢肆嘗條奏鹽法事宜著令丁母憂鹽場數千人詣闕乞留詔奪情起復進運使廉名大著嘗坐水傍有一童子歌曰水之清不如使君之清已而被誣逮獄得釋尋陞僉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　景帝初陞刑部右侍郎屢辨疑獄勢利不能怵既而奉勑兼江北巡撫歲凶盜起九疇善撫循流民復業錄諸郡大辟囚寃得釋景泰三年出鎮陝西除弊斥貪威望益著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九疇言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字絕侵漁養銳氣一可當百不然徒冗食耳是秋考察陝西方面官四年加兼副都御史有旨市羊角爲上元燈九疇上疏諫畧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詔買市羊角得毋類是乎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詔止之召爲右都御史掌院事勑

考察諸道御史既而以楊瑄等劾奏石亨奸惡亨誣九疇諷使逮下獄謫江西布政尋轉四川未幾　上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李賢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遂召爲禮部尚書性見　上憐其老改南京刑部曰遂爾優閑居亡何卒謚清惠子裕進士官至吏部尚書遵家教世守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儉約蕭然無異寒素儀表縉紳世濟其美同時又有僉都御史魯穆

穆字希文天台人自幼異常兒長志經史毅然以清修自勵嘗書古人咬菜根百事可做一語于座之右

登永樂丙戌進士拜監察御史時漢庶人爲不法穆具啟奏聞常州巨商惟法當斬穆鄉人爲懷金三百兩乞減罪死穆斥去之擢福建按察僉事理寃滯繩貪墨摧豪右無所顧忌泉州進士李思義其妻吳少而美舊與中表富民林私思義調官廣西林遣二克僕途中捶殺之吳歸適於林李之族人訴於郡郡受賂反坐合寃十餘年不決穆至廉得其情一訊遂服漳州富民許如者初無子以兄子爲子後妾生子與其兄子貲三之一如死兄子言孤子非許出逐之奄有其資賂官玩法穆訊得其情抵罪八閩稱爲魯青

天陞僉[illegible]御史巡撫應天卒於官卒之日無以爲歛
公卿賻[illegible]其喪而歸穆之子魯志崇以進士歷官應
天府尹安分自守有父風又有李應禎
李應禎者名甡以字行更字貞伯長洲人以醫家應
天舉鄉貢入京候選時中官牛玉方擅寵欲延塾師
堅執不就授中書舍人以能書知名詔命寫佛經應
禎言臣聞天下國家有九經不聞佛經也臣寔不能
書　上曰已之亦不之罪也擢南京太常寺少卿歸
吳行李蕭然卒之日無以爲歛友人文林史鑑輩爲
營地以葬前此者有戶部尚書古朴南京戶部尚書
師逵南京刑部侍郎段民諭德林誌後此者有工部
侍郎潘禮歸德人南京吏部尚書陳俊莆田人南京
工部尚書胡拱辰淳安人俱以廉稱又有南京工部
侍郎王詔直亮清約禮部尚書鄒幹清白自守浙江
布政張清巴縣人居官廉介非客至罕御酒肉人號
青菜張四川布政王質鳳陽人鄉舉廉潔自守出巡
不食肉惟蔬食而已蜀人呼青菜王山東布政夏寅
字正夫華亭人清慎勤敏僉都御史李綱山東長清
人由御史進太僕少卿居官清介常過蘇州盜奪其
篋問其隸知爲綱乃曰是李少卿耶乃無錢者擲之

而去南京禮部尚書黎淳華容人狀元性耿介潔廉凡婚喪宴飲皆有則取予不苟門生華亭令以紅雲布餽淳不受書其封識曰古之爲令拔葵植桑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吾不用此妖服也副都御史督漕徐鏞興國人守官清正工部右侍郎陳琬全州籍茶陵人綽有清操南京戶部尚書梁璟嶩崞人居官清謹又仁和王琦舉人歷學正御史提學僉事後以饑寒死臨潼李崙歷知州至叅政卒之日貧不能葬沙河李裳由御史至都御史清節貧困皭然不滓任丘郭乾歷官兵部尚書由三邊總制入京行李蕭然出京二扛而已又有副都御史徐節字時中績溪人貴州籍所至以廉謹節愛稱戶部尚書顧佐字良弼臨淮人居官清勤劉瑾罰米稱貸以償刑部侍郎郝志義字宜之清澗人嚴毅狷潔南京兵部尚書王軾字用敬公安人簡約清慎工部尚書曾鑑字克明桂陽人謹厚廉明南京通政夏崇文夏原吉之孫端雅清朴雲南巡撫林元甫莆田人家無餘貲貴州巡撫張廉字孺介歸安人家無厚產太常寺卿掌欽天監事吳昊臨川人由天文生起家行義甚篤大有清操右都御史張偉端慎清苦不殖產業副都御史姜洪廣德

州人清介貧約死不能葬僉都御史車霆剛介清正
工部侍郎夏昂醇謹廉慎吏部侍郎靳學顏濟寧州
人修潔淳謹光祿寺卿楊峻剛毅廉明大理少卿陳
烙字克謹歸安人狷澹清苦家居歲歉饘粥不能繼
南京戶部尚書林泮字用養閩縣人畏慎廉貧所居
燬于火不能復創沒之日有司爲庀喪具副都御史
冒政字有恒泰州人質直廉介卒後家無餘貲其子
稱貸襄事太常少卿潘辰以布衣用薦辟起家刻苦
勵志以清操終國子監祭酒魯鐸景陵人嘗奉使夷
邦却金珠之餽及在告絕迹公門卒之日家無尺帛

南京兵部屠楷臨桂人性寡嗜好居第僅避風雨戶
部侍郎石永威縣人鯁介廉靖所至蕭然家無餘貲
又有戶部侍郎張津字廣漢博羅人僉都御史王純
慈谿人南京禮部尚書吳儼字克溫宜興人禮部尚
書田景賢字宗儒涿州人南京吏部尚書黃珣南京
工部尚書洪遠字克毅歙縣人副都御史朱欽字懋
恭邵武人應天府尹王宸郟縣人戶部尚書蔣昇全
州人大學士冕之弟戶部尚書鄒文盛公安人刑部
尚書聶賢長壽人兵部侍郎陶諧會稽人兵部侍郎
潘珍婺源人南京戶部尚書徐問武進人應天府尹

孫懋慈谿人工部尚書章拯蘭溪人兵部尚書王邦瑞宜陽人兵部侍郎張珩石州人都御史周延南京工部尚書王鈁奉化人南京禮部左侍郎陳陞餘姚人南京刑部尚書曾鈞侍郎吳悌南京兵部尚書吳嶽督糧僉都張鑑俱以廉謹致譽其他以傳見者茲不具

童時明曰史遷傳貨殖豔言財富甚哉財利之薰人也此特商賈之事耳薦紳之謂何嗚呼名高利厚鄙薄清修吏弊可勝道哉余所列數諸公者廉譽孚洽亦可以樹標宦林矣

李尚書傳

戶部尚書李敏河南襄城人宣德朝進士初授御史明習律法有時名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景泰二年陞僉都御史代周忱巡撫蘇松等處天順四年轉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奏鑿三河通運軍民便之成化十三年改巡撫大同奏報大同三路計修築墻塹墩臺共九萬七千三百七十九丈奏請大同府學造文廟樂器庶邊方之士預觀禮樂之美甲冑之夫得習文物之儀詔允之明年陞兵部右侍郎上言願輸所造書屋於官又田三十畝足供教學者之用以爲社學請

勑賜額題曰紫雲書院且貯書其中以教鄉人鄉人德之亡何以養病歸成化二十二年河南大饑敏在家疏奏救荒數事詔起左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逾年改總督漕運未幾復巡撫保定　敬皇帝即位召爲戶部尚書時勢豪阻撓鹽法有誤國用敏奏請簡命風憲大臣理鹽課從之先是畿內有隙地貴戚請乞未與後復有欲得之者敏言令不可變恩不可偏其仍與民以杜爭端從之敏又奏言畿內爲官莊者計地四萬五千餘頃宜令所司輸稅罷革管莊人戶以示天下大公不報亡何中官乞薦坊牧馬場手

頃敏奏言舊場止二百頃餘皆民業安得奪耕種之地以爲飛放之所　上從之弘治二年請遣官賑濟河間永平被災人戶四年三月以疾乞致仕卒於內黃贈太子少保謚恭介敏爲人和易明爽臨事愼重有大議草疏輒數千言理明詞順大見推服生平多厚德遇貧乏者施予不吝與諸兄處能友敬數以賜金分遺少感其師顏昌之教歲時問遺不絕嘗分俸以養士大夫多之

童時明曰李公功業在朝廷惠澤在鄉邦而其輸田教學一事有范文正之風逮貴登八座而猶不

忘塾師也視晚近之易交者可媿矣

楊趙列傳

都察院都御史封興濟伯掌禮部事楊善工部尚書趙榮兩人出使北虜奉　英廟駕還者也正統末善任鴻臚寺卿榮任中書舍人　英廟在迤北也先遣使來議和已命都給事中李實羅綺偕虜使往再議遣迎乘輿舉朝憚不敢行善負忠義氣慨然自請榮亦願與之偕內閣高穀壯榮志解所束金帶贈之遂以兩人充正副使使虜中時　景帝意不在迎駕勅書不及奉迎事及至李實羅綺已歸虜乃遣黠慧偵之善先以詞鋒挫其銳暴及見也先風槩射虜應對不窮也先爲言南北和好久奈何拘我使減賞賜自生釁端善曰爾父在先朝貢使不過數人寡求請所以能長好爾使且三千人間有奸中國法潛逃非我拘留賞賜第覆其虛者何言減也也先曰者胡語者者然詞也善度也先意稍動因言太師爾忘明皇帝之大恩乎而以小人言失累世懽天道好生爾好殺宜早戢兵毋逆天生災也先曰者也先問勅書何故不言奉迎善曰待中國迎駕而後送還不見太師好意太師留美名於萬世自合送還耳也先又言汝迎

天子將何物來善曰吾以賄來太師其將被此名也無賄而有令名何利如之也先大然之因問我送皇帝歸還做否荅曰天位已定不可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荅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堯舜一般也先曰者明日遂設宴餞　上皇顧善曰都御史坐善曰君坐臣立善不敢坐上皇曰坐善乃坐也先嘖嘖羨有禮鑾輿遂歸　上皇復辟善以迎駕功封歲祿千二百石世襲越二年卒子宗嗣後降襲指揮同知當時以奪門迎駕功封爵者俱以驕恣敗獨善完名令終云榮天順初掌工部五年太監曹吉祥及其姪欽反殺左都寇深傷內閣李賢縱火焚長安門文職官皆畏縮退避榮獨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榮於陣前左提右挈諸軍遂奮勵滅賊李賢因論人才言之上曰是忠臣也居亡何卒

童時明曰兩臣奉使不辱而能成功富鄭公以後一人而已楊典濟以善守延嗣趙司空以討賊著名忠義凜然一時罕儷可謂大臣矣

李尚書傳

吏部尚書李秉字執中曹州人正統元年進士拜監察御史才識宏博議論持正巳負公輔之望景泰初陞僉都御史總督邊儲抵任更置不才將校劾退總兵董斌明年兼巡撫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耕種秋成償其價軍民樂業邊餉充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米朝議每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俱與米一石或以爲礙朝議不便秉曰吾爲民父母忍使赤子爲夷人耶專擅之咎我自任之悉如數以與事聞朝廷竟是秉天順初巡按江南時歲饑秉出官庫銀充運費易在倉米以賑民所全活甚衆罷黜贓吏郡縣肅清尋陞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繼秉撫江南者崔恭廣宗人進士江南米價騰湧恭出糶以取其直米價遂平吳淞江湮塞八十年恭督工開濬萬餘丈下流遂通又浚漕家溝大盈浦諸水至今爲利民因目漕家溝爲都臺浦以誌不忘江南稱巡撫者首李崔云秉之督大同也薦葉盛叅贊劾總兵紀廣副總兵楊能廣亦訴秉專權召還京言官交章留秉遂命巡撫遼東節用愛人恩威兼濟吏民畏服拔將校遠斥堠邊寇不敢犯加太子太保成化初召爲左都御史掌院既

而復命整飭邊備先是建州諸夷來貢朝廷驗其方物否則拒不許入夷人漸貳秉言臣聞中國之待夷狄來則嘉其慕義不計其物之厚薄若必責其厚薄則虜性易離或以啟釁 上是之即命夷人進貢隨其來即放入夷復帖然賊寇董山叛秉討平之召入掌院尋陞吏部尚書加太子太傅秉奏聽選監生數多先後積滯其間衰老者銳氣已消庸懦者素志不立一旦授以府州縣官不免漁獵以營家計欲有司得人而民受其福難矣請將該選監生考選身言書判四事俱可取者優選次者量材授任若一無可取令冠帶閑住如此則任用得人而選法疏通人才不至壅滯 上以爲然秉素剛介不阿人意朝士嗜進者多嫉之大理卿王槩謀逐秉乃諷其姻家給事中蕭彥莊劾秉任情行私遂令致仕典銓僅一年彥莊後以奏事不實降驛丞署縣事以科罰過重爲怨家所殺秉之去也祭酒陳鎰爲之不平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慍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天下傳誦之後數年卒於家謚襄敏

童時明曰余概國朝事最可恨者援例入監以白丁居民上計本取利有爲生民計者哉官箴同於

商賈吏弊至此極矣當事者不能澄其源而若李
襄敏之計其次殆庶幾乎

姚尚書傳

吏部尚書姚夔字大章浙江桐廬人也正統壬戌進
士鄉會試俱第一授吏科給事中首疏八事修聖德
舉賢才簡有司愼風憲寬勑限革庫弊嚴謚法清教
職琳瑯千餘言皆關切君德時政之要　上嘉納之
甲子夏旱奉命祀北鎭雨應期至都御史王翺鎭其
地嘗曰此所謂隨車雨也爲立碑於廟明年持節冊
封晉府徐溝等王以內艱歸乙巳起復會　英廟北
狩羣臣勸進郕王議未決秉鈞者持兩可心夔毅然
曰國家任用大臣正爲社稷計事在不疑何盈庭道
舍若此乃率衆詣文華殿懇請計遂定十月虜大入
寇逼近京城衆議戰守不一夔言兵敗之餘人心未
定只宜固守伏兵歸路擊之遂上疏請勑詔邊將楊
洪等領勁騎入援據險設伏虜聞之一夕遁去景泰
元年廷臣薦夔才堪大用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振舉
廢墜刑獄以清尋改南禮部奉使雲南考察官吏還
朝復命留任禮部會景帝不豫羣臣請所立不得夔
曰是可以已乎是夕三鼓促內閣商輅具疏稿有云

陛下爲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宣宗章皇帝之孫夔躍然舉筆於立字上添一復字衆皆善之疏將上而英廟已南面朝羣臣矣石亨輩貪功擅權朝野側目夔獨屹然砥柱亨嫉之調南京刑部已而有言夔才者　英廟悟驛召至京轉禮部左侍郎賜二品服既而吏部缺左侍郎上召李賢問曰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爲誰可賢對曰姚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體　上曰然遂調夔吏部命下士類皆悅甫坐堂有眞定守以贓敗官守石亨黨也求免贓僚屬首鼠夔獨曰吏部以刺史私賍吏是以天子之法貨權門其當以去就爭可否必不判此藁竟奪職當是時王翺爲冢宰人推公明而選用人才資夔爲多亡何遷禮部尚書先是典禮者未愜人望夔任之奏對從容儀度閒雅　上喜曰禮官眞得人矣明年　純皇帝嗣位夔贊襄大禮中節合宜首開經筵勸耕籍田幸太學會試知貢舉預陳數事以杜僥倖成化初元夔謂同列曰輔政當謹諸始於是率羣臣上封事其畧曰皇上當念祖宗之付託思天下之艱難勿以目前無事而恣於宴安肆於逸樂以禮法齊家以節偸制用官爵無濫授金帛毋

妄費土木勿妄興齋醮勿頻設出入有防巡遊有度
節嗜慾養天和留心萬機毋忘政務　上欣然嘉納
勉諭甚至頃之以災異數見乞致仕　上曰卿謹厚
老成朕方信用不允辭職朝鮮進海東青夔言非故
事宜下詔自今非常貢之物不得進以示不寶遠物
之意明年復率羣臣上疏言　皇上春秋鼎盛而震
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繁子嗣服食言動悉宜遵制
度言甚激切有感動意又請定北虜朝貢人數河南
饑勑兵部賑濟衆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弟納粟送監
夔奏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近因各處
起送納草納馬生員動以萬計已不勝其濫今又行
此將使天下以貨爲賢士風日趨於陋尚望其有資
於治哉宜別爲處置　上深然之乃勿許是年秋慈
懿太后崩有內旨不欲合葬裕陵配享太廟內閣執
不可詳載彭文憲傳中夔奮然曰山陵宗廟聖孝所
先倫典綱常國家攸重率羣臣覆奏引經執禮情詞
懇切卒得合祔故他日　孝廟論舊臣至夔有爲國
忠厚之語盖追賞之也明年復知貢舉僥倖止息凡
遇災異必引咎辭職疏上輙蒙慰留復乞歸祭先塋
上曰卿老成當朝夕輔朕未可言私尋遷吏部尚

書加太子少保時屢有災變夔上弭災修德疏大畧
謂　皇上修身養德感天格祖皆自陛下身心上用
力非求神奉佛所能致也若西山塔院勞民傷財宜
在停罷阿吡哩之流惑世誣民宜在斥回此皆足以
感傷和氣而致災異者也先儒眞德秀有言人主修
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虫草木各得其所此言誠爲至
論伏望　皇上奮發乾剛痛自省改仍乞每日視朝
之後依祖宗故事駕御文華殿留心講筵裁決政事
開誠心布公道以來善言親君子遠小人以圖治化
如此而天意不回災異復降臣甘萬死不辭夔在銓
部釐正選法務愜輿論品藻人物必得其情至於方
面遷轉亦必以序有欲撓之者卒不變辛卯秋通前
秩滿九載遣中官賜羊酒寶楮以示奬勞時祭酒司
業缺員命吏部推補夔疏言國家養賢之地風化所
關祖宗立法至嚴擇官尤慎如宋訥以碩德重望爲
祭酒自是以後如胡儼陳敬宗李時勉俱師範可遵
近年人不以此官爲重而居是官者亦不知所以自
重以致監規廢弛放肆無忌乞命禮部申飭監規崇
重祭酒司業俾作新風化庶於賢才治道有賴是冬
彗出軒轅上疏反覆諷諫與有感悟壬辰南方大風

雨水溢夔疏言自去冬彗星示變以來四方漸覺多故自古禍亂常起於災傷饑饉之餘毋謂天道姑息有像無應只圖因循便安於目前也因再上疏乞歸田不允憂形於色疾遂作　上命醫朝夕眕視仍遣中官賜羊酒米蔬臨問疾且革謂其子曰吾受國厚恩不克圖報死後勿隨例請祭葬以重吾過言畢而卒無一語及他　上震悼賜賻鈔萬緡贈少保謚文敏

彭時曰姚公立朝三十餘年侃侃多大節居官涖政精敏逾人每廷議大政大事正色昌言隱然泰山喬岳不可搖動一時大臣詞氣慷慨才識高邁未有出公右者識者謂公可屬大事如周勃善應變成務如姚崇世以爲知言

童時明曰吾鄉先達嘗爲余言文敏公有雄才達大體當景順之際事屬危疑而多所建明持正議屹然山立可謂大臣矣

朱都御史傳

右都御史朱英桂陽人正統初進士十三年以監察御史守備處州時處州賊葉宗留糾衆作亂遣賊黨周明松等四出剽掠英榜諭脅從示以禍福降者甚

衆以計生致賊首四人械於慶元諜報賊衆三萬來劫又賊流言若殺賊即屠城衆大懼欲走英不可即日斬四人於市梟其首示城門賊聞之遂巡遁去景泰元年劾都督汪全恃戚畹縱家人奪民田詔命歸田於民士論壯之天順初爲廣西參議兩廣盜起參將范信誣戮鄉民爲功英力爭民非辜亟遣使請巡撫葉盛班師庶免屠戮之慘所活無筭成化初爲福建右布政使時總督福建市舶中官劾鎮守太監分其餘貲遺藩臬力辭不能英受而輸於官籍記之尋轉左轄陝西苞苴不行成化九年陞副都御史巡撫甘肅至鎮條陳安邊十事大槩欲練兵積糧興屯田整諸蕃皆切於時務又如徙諸戎簡貢獻謹封燧防間諜亦常慮所不及居有頃超拔偏裨授以閫職如劉璽王誠後皆爲名將十二年奉勑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先是兩廣用兵以來戎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覬用兵得成其私英深知其弊下令撫綏徭獞各安生業約束將士寇來惟在堅守不許輒進兵諸峒氓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黨因上言廣西徭獞屢服屢叛無有已時然彼亦人類尚可善化臣與鎮守等官會議將撫治勸誘之方揭榜

曉諭有願去逆效順者即定爲編戶復其賦役三年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聽時有荔浦縣立山鄉賊首季公主令其子扶寶率衆四十來詣軍門告稱本山乃古豪州之立山縣請復立爲州縣見有衆數萬俱願歸順臣因行三司勘處分守柳慶等處叅政袁愷復招出馬平等縣猺獞五百二十八人叅議謝綬招出蒼梧等處猺獞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陽朔縣猺獞陸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亦漸可招來俟其編戶且籍復奏而處之疏下兵部議尚書項忠言英能下順民猶施恩布信令出未及數旬

順幾及萬數宜賜勑獎之亡何奏天河荔浦尋融等處巨盜乞供職賜勑褒諭陞右都御史食從一品俸當是時權豎汪直用事王鉞媚之利用兵邀功適交趾侵老撾連歲戰爭衆疑其謀入寇朝廷以英老成勑詢英處之之宜英奏曰交趾蕞爾之國不過與老撾爭地耳遣使諭之彼當悔悞不可輕用兵　上然其言交人感愧上表謝罪且貢方物成化二十年召入掌院事二十一年星變英上疏條陳政事指斥近倖多人所不敢言者　上皆納用方士鄧常恩妖僧繼曉之革英有力焉頃之寢疾適何喬新奉勑賑

饑晉陽遣使奏事英聞其使至召入卧内書勉裔新大畧謂民饑盜起可憂賢者所當努力無一語及私時疾已亟字半不成三日卒正德十二年追贈尚書謚恭簡

童時明曰夫兵者不祥之器豈堪數動乎王威寧即以用兵封伯而耗國家之元氣多矣朱公有味乎其言之也乃病且革而猶憂在民社忠愛之心其死而後已者哉

王尚書傳

兵部尚書王竑字公度江夏人戍籍河州正統四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正直剛毅志存經濟已巳之變郕王監國初坐午門視朝百官劾王振誤國讀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從傍斥言官去竑不勝忿忿挺起以笏捽馬順首曰此正奸臣當亟誅於是百官共批順立死又索振信用王毛二長隨監國爲擊死是冬虜犯京師于謙薦陞僉都御史竑即戎服赴任監守北城軍虜退京師解嚴竑言虜去未大挫必再至宜亟爲戰守計勿遂謂無事命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修險隘軍政一新又諭以大事感動人心北門屹然尋病還京景泰三年總漕淮上兼巡撫江

北清理鹽法劾巡河御史王岷貪淫謫戍開平時淮徐大饑民死相枕竑畫救荒之術民賴以濟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報大發官儲賑之近者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爲道食鬻子女者贖還之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以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擇醫療治死者給以棺窮晝夜竭精力事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之盡力君子述其行事爲救荒策云明年爲災傷上疏大畧謂山東河南去年大雪異常邇者新春風雨連月其候類秋冬是陰盛陽微殆食祿者君子少而小人多故也伏望皇上法祖德畏天戒責有位之臣痛自修省進君子退小人又必省刑罰而止聚歛節財用而抑貢獻庶幾人事修而天變可回然必日親講臣俾陳二帝三王修德之要以清出治之源則凡君子小人莫逃天鑑矣　上嘉納之又疏言饑民流徙就食臣設法賭賑幸賴聖明盜賊稀少顧鴻鴈之哀鳴方息鷦鷯之棲戢未寧更籍休養庶幾康泰居亡何詔陞副都御史仍治淮安天順初爲曹石所惡謫浙江叅政尋除名安置江夏頃之孛寇陝西我兵再敗京師曹欽反內外洶洶李

賢薦起視師會虜退再涖淮威行惠布聲望益重成化初陞兵部尚書奏革冒功陞賞夙弊薦給事中張寧修撰岳正此兩人者素以正直忤李賢賢乃假歷練之說票旨各陞知府竑遂抗章致仕去入兵部甫三月成化末鄒智薦稱王竑秉節剛正可寢大奸不報正德初卒謚莊毅

陳建曰王公剛毅豪俊尚氣槩義所當爲奮往直前生長西陲有志功名自捶殺馬順後名滿天下豈非一世人豪哉

童時明曰昔人謂救荒無奇策而王莊毅行之於徐淮其功與富青州等埒希世再覯者矣

程尚書傳

兵部尚書程信字彥實休寧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知無不言望重諫臺王振之挾　上親征也上疏力諫不聽　景帝即位監軍守西城上言五事新號令募勇敢召勤王設武備養銃氣多見採納都督孫鏜禦虜失利求入城信不可督令鼓勇再戰鏜遂奮力當前轉勝逐北歸而拜信謝曰轉敗爲功公之力也景泰元年使蜀乞賑饑民居亡何上中興固本十策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

尚儉隆師明年叅政山東以憂去起四川理餉松番天順初陞太僕卿再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恩威兼著軍民畏愛建州酋董山通朝鮮受僞制信廉得其寔疏請先發伐其謀　上從之山貢馬謝罪乃已虜酋孛來聚衆欲入寇信鼓譟出巡邊不敢犯疏發都指揮夏霖不法事詔錦衣千戶郭英籍其家英受賂顧與總督都御史寇深謀反劾信調南太僕卿五年召爲刑部侍郎還京旣而憂去成化元年起兵部侍郎當是時四川貴州山都掌蠻據山險叛服不常任使難其人大臣舉信遂陞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提督軍務信至授將士方畧進兵連破二十餘砦時兩月淫雨不止瘴癘蔣興信力疾肩輿督戰不已血流千里夷蠻懾服都掌悉平又九姓土獠附賊師還撲滅之是役也信受勑得以便宜行事然而不爵一人不戮一卒或以爲言信曰刑賞人主大柄敢自專乎論者以爲得體凱還進兼大理卿請老不允七年上言兵事兵弊大者延綏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捷報朝以捷賀上下相蒙戎夷日肆四民流徙盡聚荆襄不早區畫變起中土執政者難之未幾改南兵叅贊機務適彗出軒轅合南六卿上言利害三十餘事南

京守臣議及錢穀信曰此有司之事也我斷不與明年致仕卒於家贈太子少保謚襄毅子敏政登進士一甲第二名位至禮部尚書人稱篁敦先生

薛應旂曰公才雄氣果沉思曲筭無書不讀爲詩文畧不經意而雄渾可傳

童時明曰我朝弊政最甚於武胄之多其原始於揀兵者妄行爵賞遂至竄籍冒帶千百成羣耗蠹錢穀莫可稽閱程襄毅都掌之役可以法也

項尚書傳

兵部尚書項忠字藎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兵部主事陞員外己巳之變扈駕北征陷虜中得馬逸歸走七晝夜達宣府朝廷因得知虜虛寔陞廣東按察副使天順三年轉陝西按察使民饑奏賑不待報輒發倉廩全活萬人內艱軍民千餘詣闕乞留詔奪情還任亡何徵爲大理卿陝人復赴闕借留乃以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洮岷番亂調兵勦捕降其衆萬餘成化元年破虜延綏明年破虜關中開渠灌田七萬頃四年固原滿四叛勑忠總督軍務會巡撫馬文升征勦進軍伏羌伯戰歿我軍遽退忠手斬千戶以狥陳始定賊不敢逼是月彗星見衆疑不祥忠按劍曰

賊虐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皇威與師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有云禁祥去疑軍中敢妄言逗遛者斬諸軍皆伏地願效戰乃不俟援師即以所統兵擣賊水草道賊夜沒者設伏擒之賊驚困莫知爲計忠奏固原地方寬曠請添設衛所鎮衝要以坐困賊庶無他患朝廷慮師久淹詔問可否益兵忠極言不必益兵堅持坐困之策爲必勝計內閣彭時力主其議衆尤時固執輕敵時曰觀項中丞疏曲拆保無虞也凡相持三月餘先後二十餘戰中率躬親披堅城下立矢石處不少退文升勸忠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

效所甘心久之賊饑餓日益窮迫忠度其勢已無爲能乃單騎入賊寨曉以禍福於是諸脅從者相繼降附誘執滿四來獻固原悉平忠因疏陳四事爲經久計時謂忠坐困之績不下趙充國而彭之主議明執無愧魏相云論功陞左都御史掌院事京畿大水忠發倉廩又勸濟活二十七萬人有奇居頃之襄陽流賊作亂勑忠總督隨機勦撫忠首以詔旨諭其生路流民前後歸降者計四十餘萬兵不血刃而賊盡爲良忠悉便宜區處民情大悅召改刑部尚書尋轉兵部太監汪直怙寵擅權直黨錦衣百戶韋瑛恣橫擅

執朝官莫敢言者忠不勝忿憤具奏草論直罪惡請革西廠令其屬武選司郎中姚璧遍詣各衙門請堂上官署名奏進疏入詔罷西廠直還司設監瑛戍邊直斷之日思伺其隙而甘心焉適推選江西指揮陞都司坐營直喜得間遂囑東廠官校揑稱指揮以賂忠并璧獵陞美職奏聞事下法司會問衆知出直意莫敢違者革忠爲民璧調思明府同知璧桐廬人故尚書夔之子也任思明二年以疾歸忠成化末復職致仕弘治十五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薛應旂曰項公剛果沉毅遇事敢爲不惑羣議故能臨敵制勝累著勛伐及排擊兇暴身犯大難此其人豈以生死利害動其心耶

童時明曰項襄毅擊賊邊陲賊折而公勝擊賊朝廷賊勝而公折唐人有言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信矣甚哉小人之害人國也殆慘於寇盜矣

韓都御史傳

都察院右都御史韓雍字永熙蘇州吳縣人生而穎異讀書過目成誦登正統七年進士第初授行人司行人改拜監察御史奉命慮囚數出疑獄亡何巡按江西有聲會廬陵賊起雍設法擒獲二百餘人巡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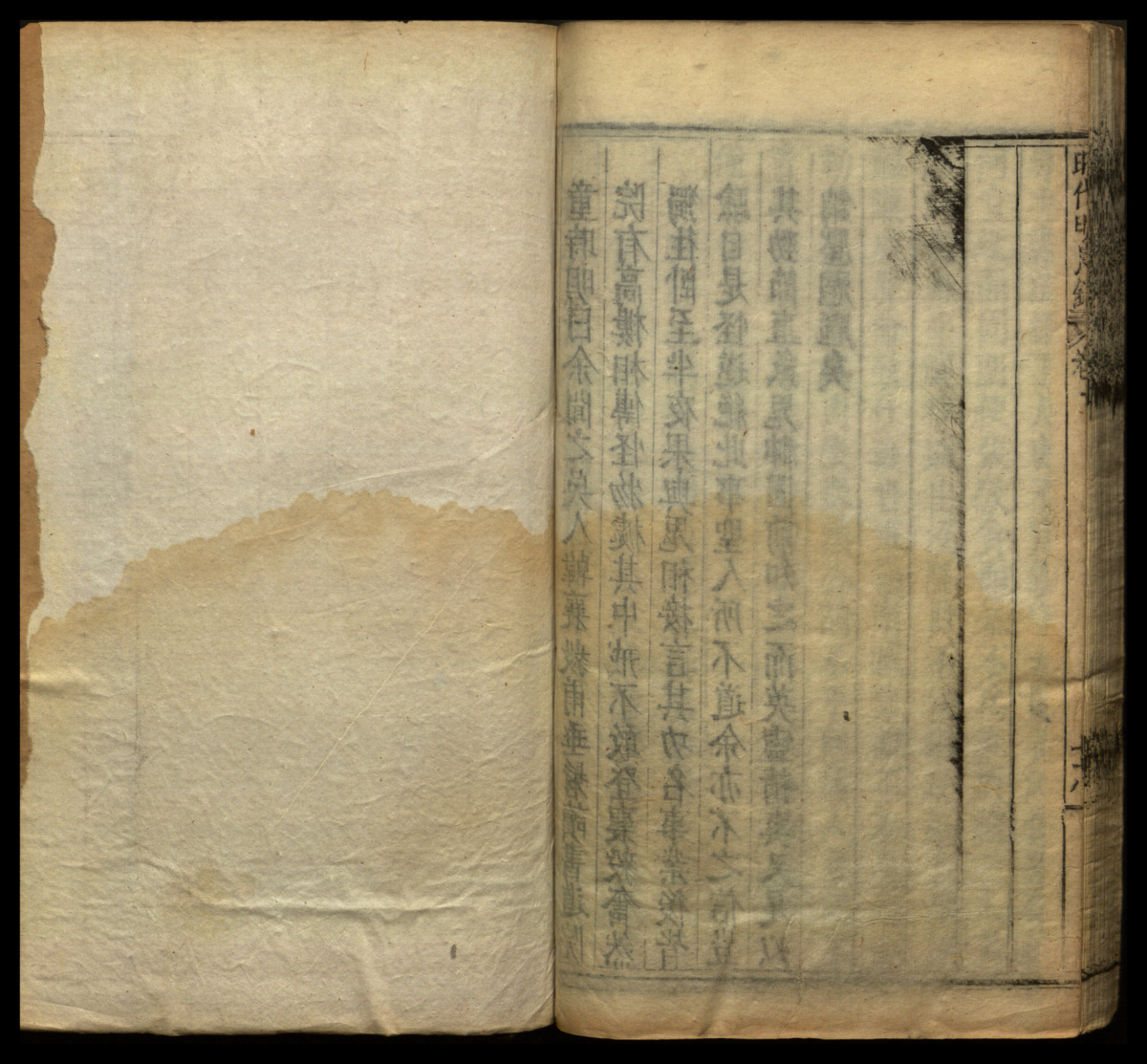
張寧稱於衆曰韓繡衣聰明百倍於小子何憂賊乎賊衆憚雍悉解散秩滿吏民奏留再巡一年時年纔二十二歲民情吏治若素所諳練凡臨衆決事引經據律一時諸藩臬老吏咸自以爲能不及也明年超擢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黜姦貪疏淹滯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凡所經措後按爲例先是諸所爲糧則既甚多不等戶工二部所派存留起運該納科又歲各不同吏緣爲奸高下任心莫可致詰而殷實戶爲糧長者永充無易力能爲細民重輕陽浮科歛之於是有徵收糧既訖不起運轉展爲貿易至起家累鉅萬而蕩者以國稅爲淫浪事覺發賣田宅鬻妻兒累親戚賠償而隕身滅世也雍洞悉其弊疏請糧長除品官優免外諸錢糧近上者以里甲爲差次從公僉充諸糧目視部所下京廒派单若諸當輸納者釐爲總數則如目派刻布之自十石以至升斗無不均一故頭緒易尋分派易畢而諸里甲派銀全圖六兩半圖半之亦具數條布山野細民粗知布筭者皆曉然於賦役派筭之目而宿奸巨猾莫之能欺天下倣其法行之是以江西數十年遵奉韓撫院則例如金科玉條莫敢變而鄉邑寧謐誦言之至今也窮鄉下邑

雖婦人孺子亦知韓公云後叅政管糧者稍有變易一切煩碎嚴密之法隨造隨改適爲大猾資而糧長與小民俱病於是復申韓公所爲例而後行之無弊景泰七年劾寧王不法并論府僚遣官即訊曲法媚宗藩揑雍違抗親王逮繫獄天順初謫戍邊尋以薦起調山西按察司副使坐累致仕歸二年起爲大理少卿尋改左僉都御史掌都察院事當是時石亨以驕縱敗黨累株連無慮千百人錦衣指揮劉敬連坐敬素有廉名有謂敬曾邀亨飯宜罪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況亨得志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一飯即坐罪則曾宴會赴飲者何如衆以爲然敬得輕釋居頃之奉命巡撫大同宣府陛辭面諭善爲朝廷守北門雍頓首曰敢不盡力雍精悍濶達丰儀俊偉有智畧時出己意經畫防守城堡部署將校糾去奸蠹訓練士伍逾年戎政大修虜聞之不敢近塞七年還京議事　上喜雍狀貌陞兵部右侍郎成化初詿誤出爲浙江叅政未幾兩廣蠻寇亂朝廷命將出師王竑薦雍提督即詔陞僉都御史贊理軍務勑至南京會議衆欲分兵圍困勿與鬬雍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顓制夫兵聚而

爲正分而爲奇今兩廣已無完郡舍大藤峽巢穴不
啚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攻大藤
峽援高廉雷東可應南詔西可取柳慶北可斷陽峒
諸路勢如常山蛇動無不應攻無不克自古蠻夷來
寇不可以義理較惟戰勝自戢叔敖云寧我薄人軍
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可巧遲
何以困爲衆皆曰諾由是會諸軍出東道遣偏將平
陽峒諸賊又進平修仁荔浦諸峒遂直抵大藤峽兵
入大藤忽青袍方巾數十人出林中執香拜伏軍前
曰我等悉良民向執公役爲賊掠至官軍累征未嘗

深入無緣殄滅今公至此我等幸脫穽鑊矣雍厲聲
曰賊奴敢欺我耶將爲刺客耳搜之果藏短刀衣中
乃悉支解之隨兵入路散懸首級於樹夾道不絕峽
中酋聞之驚呼曰天神至矣進戰獲賊斬之雍即取
其頭傾腦咲而吞飲從官伸舌軍中畏之如虎由是
奪其險寨焚其積聚四面夾攻斬俘四萬一千有奇
盡釋其餘黨置藤縣千戶所刻石紀功陞左副都御
史提督兩廣兼巡撫廕一子既而以憂去賊復作按
察僉事陶魯奏請立總府於梧州宣節兩廣難其人
衆共推雍乃奪情起復陞右都御史雍在鎮得承制

專決盡法繩下大吏不貸鎮守太監黃沁憚雍布政何宜迂而固副使張敬貪而暴不爲雍所禮三人共謀訐奏雍坐視徭賊出沒隱匿不報朝廷差官御訊醞釀成罪命致仕雍督軍嶺南賊勢雖不能盡遏而勤勞甚著乃爲內使奏黜公論不平兩廣人思之不置雍英邁不羣志存立功家居欝欝不樂成疾卒年僅五十三謚襄毅

鄭曉曰公明經讀律洞達凱爽篤於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爲岸谷臨戎涖政豹變鵬轉江西嶺南被其惠澤槅詞洒翰風生泉湧

童時明曰余聞之吳人韓襄毅甫垂髫讀書道院院有高樓相傳怪物據其中戒不敢登襄毅奮然獨往卧至半夜果與鬼相接言其功名事業後皆驗自是怪遂絶此事聖人所不道余亦不之信豈其勁節直氣鬼神固前知之而英靈精爽又足以銷壓魍魎矣